

# 北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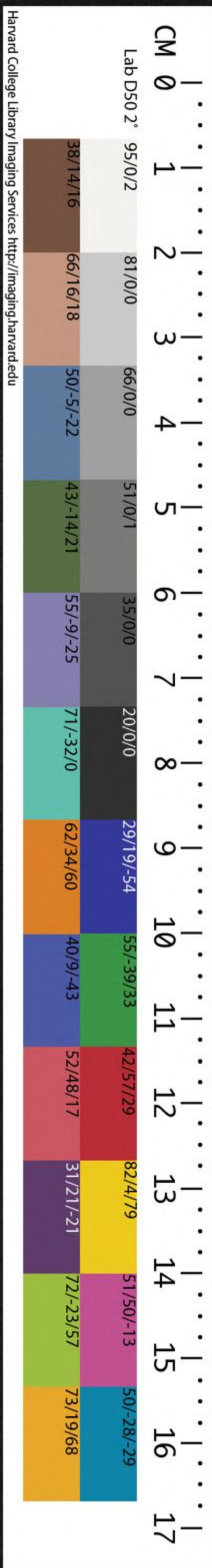
## 卷四十六之四十八



304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OF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JUL 30 1936

T 2455/21





北史卷四十六

列傳第三十四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 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孫紹 張普惠 成淹 范紹

劉桃符 鹿念 張燿 劉道斌

董紹 馮元興

孫紹字世慶昌黎人也少好學通涉經史初為校書郎  
稍遷給事中後為門下錄事好言得失與常景共脩律  
令延昌中紹表曰臣聞建國有計雖危必安施化能和



雖寡必盛政乖人理雖合必離作用失機雖成必敗此  
乃古今同然百王之定法也今二號京門了無嚴防南  
北二中復闕固守長安鄴城股肱之寄穰城上黨腹背  
所馮四軍五校之軌領護分事之式徵兵儲粟之要舟  
車水陸之資山河要害之權緩急去來之用持平赴救  
之方節用應時之法特宜脩置以固堂堂之基持盈之  
體何得而忽且法開清濁而清濁不平申滯理望而旱  
寒亦免士庶同悲兵徒懷怨中正賣望於下里主案舞  
筆於上臺真偽混淆知而不糾得者不欣失者倍怨使  
門齊身等而涇渭淹殊類應同役而苦樂縣異士人居

職不以爲榮兵士役苦心不忘亂故有競棄本生飄藏  
他上或詭名託養散没人間或亡命山藪漁獵爲命或  
投仗強豪寄命衣食又應遷之戶逐樂諸州應留之徒  
避寒歸暖職人子弟隨逐浮游南北東西卜居莫定關  
禁不脩任意取適如此之徒不可勝數爪牙不復爲用  
百工爭棄其業混一之計事實闕如考課之方責辦無  
日流浪之徒決須精校今強敵窺時邊黎伺隙內人不  
平久戍懷怨戰國之勢竊謂危矣必造禍源者北邊鎮  
戍之人也若夫一統之年持平用之者大道之計也亂  
離之期縱橫作之者行權之勢也故道不可久須文質



以換情權不可恒隨汚隆以救物文質應世道形自安  
汚隆獲衷權勢亦濟然則王者計法之趣化物之規圓  
方務得其境人物不失其地又先帝時律令竝議律尋  
施行令獨不出十餘年矣臣以令之爲體卽帝王之身  
分處百揆之儀安置九服之節乃是有爲之樞機世法  
之大本也然脩令之人亦皆博古依古撰置大體可觀  
比之前令精麤有在但主議之家大用古制若令依古  
高祖之法復須升降誰敢措意有是非哉以是令故久  
廢不理然律令相須不可偏用今律班令止於事甚滯  
若令不班是無典法臣下執事何依而行臣等脩律非

無勤止署下之日臣乃無名是謂農夫盡力他食其秋  
功名之所實懷於悒正光初兼中書侍郎紹性抗直每  
上封事常至懇切不憚犯忤但天性踈脫言乍高下時  
人輕之不見採覽紹兄世元善彈筆早卒紹後聞筆聲  
便涕泗嗚咽捨之而去後爲太府少卿曾因朝見靈太  
后謂曰卿年稍老矣紹曰臣年雖老臣卿乃少太后笑  
之遷右將軍太中大夫紹曾與百寮赴朝東掖未開守  
門候旦紹於衆中引吏部郎中辛雄於衆外竊謂曰此  
中諸人尋當死盡唯吾與卿猶享富貴未幾有河陰之  
難紹善推錄命事驗甚多知者異之永安中拜太府卿



以前參議正光壬子歷賜爵新昌子後卒於右光祿大夫贈尚書左僕射謚曰宣子伯元襲爵

張普惠字洪賑常山九門人也身長八尺容貌魁偉精於三禮兼善春秋百家之說太和十九年爲主書帶制局監頗爲孝文所知轉尚書都令史任城王澄重其學業爲其聲價澄爲雍州刺史啟普惠爲府錄事參軍尋行馮翊郡事澄功衰在身欲七月七日集文武北園馬射普惠奏記於澄曰竊聞三殺九親別踈昵之敘五服六術等衰麻之心皆因事飾情不易之道者也然則莫大之痛深於終身之外書策之哀除於喪紀之內外者

不可無節故斷之以三年內者不可遂除故敦之以日月况禮太練之日鼓素琴蓋推以卽吉也小功以上非虞祔練除不沐浴此拘之以制也會子問曰相識有喪服可以與於祭乎孔子曰總不祭又何助於人祭旣不與疑無宴食之道又曰廢喪服可以與於饋奠之事乎子曰脫衰與奠非禮也注云謂其忘哀疾愚謂除喪之始不與饋奠小功之內其可觀射乎雜記云大功以下旣葬適人人食之其黨也食之非其黨不食食猶擇人於馬射爲或非宜伏見明教立射會之限將以二七令辰集城中文武肄武藝於北園行揖讓於中否時非大



閱之秋景涉妨農之節國家編禋甫除殿下功衰仍襲  
釋而爲樂以訓百姓便是易先王之典教忘哀戚之情  
恐非所以昭令德視子孫者也案射儀射者以禮樂爲  
本忘而從事不可謂禮鐘鼓弗設不可謂樂捨此二事  
何用射爲又七日之戲令制無之班勞所施慮違事體  
府庫空虛宜待新調乞至九月備飾盡行然後奏狸首  
之章宣夔相之命聲軒縣建雲鉦神人忻暢於斯時也  
澄意納其言託辭自罷乃答曰今雖非公制而此州承  
前已有斯式且纂文習武人之常藝豈可於常藝之間  
要須令制乎禮兄弟內除明哀已殺小功客至主不絕

樂聽樂則可觀武豈傷直自事緣須罷先以令停方獲  
此請深具來意澄轉揚州啓普惠以羽林監領鎮南大  
將軍開府主簿普惠旣爲澄知歷佐二藩甚有聲譽還  
朝仍羽林監澄遭太妃憂臣僚爲立碑頌題碑欲云康  
王元妃之碑澄訪於普惠普惠答曰謹尋朝典但有王  
妃而無元字魯夫人孟子稱元妃者欲下與繼室聲子  
相對今烈懿太妃作配先王更無聲子仲子之嫌竊謂  
不假元字以別名位且以氏配姓愚以爲在生之稱故  
春秋夫人姜氏至自齊旣葬以謚配姓故經書葬我小  
君文姜又曰來歸夫人成風之禭皆以謚配姓古者婦



人從夫謚今烈懿太妃德冠一世故特蒙褒錫乃萬代之高事豈容於定名之重而不稱烈懿乎澄從之後爲步兵校尉以本官領河南尹丞宣武崩坐與甄楷等飲酒游從免官故事免官者三載之後降一階而叙若才優擢授不拘此限熙平中吏部尚書李韶奏普惠有文學依才優之例敕除寧遠將軍司空倉曹參軍朝議以不降階爲榮時任城王澄爲司空表議書記多出普惠廣陵王恭北海王顥疑爲所生祖母服朞與三年詔羣寮會議普惠議曰謹案二王祖母皆受命先朝爲二國太妃可謂受命於天子爲始封之母矣喪服慈母如母

在三年章傳曰貴父命也鄭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朞父卒則皆得伸此大夫命其妾子以爲母所慈猶曰貴父命爲之三年况天子命其子爲列國王命其所生母爲國太妃反自同公子爲母練冠之與大功乎傳曰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則當服其親服若魯衛列國相爲服朞判無疑矣何以明之喪服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傳曰何以大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禰先君然則兄弟一體位列諸侯自以尊同得相爲服不可還準公子遠厭天王故降有四品君大夫以



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名例不同何可亂也禮大  
夫之妾子以父命慈已申其三年太妃既受命先帝光  
昭一國二王胙土茅社顯錫大邦舍尊同之高據附不  
禰之公子雖許蔡失位亦不是過服問曰有從輕而重  
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公子雖厭妻尚獲申况廣陵北海  
論封君則封君之子語妃則命妃之孫承妃纂重遠別  
先皇更以先后之正統厭其所生之祖嫡方之皇姑不  
以遙乎今既許其申服而復限之以暮比之慈母不亦  
爽歟經曰爲君之祖父母父母妻長子傳曰何以暮夕  
毋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公

祖乃獻文皇帝諸侯不得祖之母爲太妃蓋二王三年  
之證議者近背正經以附非類差之毫毛所失或遠且  
天子尊則配天莫非臣妾何爲命之爲國母而不聽子  
服其親乎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又曰不爲君母之  
黨服則爲其母之黨服今所從既亡不以親服服其所  
生則屬從之服於何所施若以諸王入爲公卿便同大  
夫者則當今之議皆不須以國爲言也今之諸王自同  
列國雖不之國別置臣寮王食一方得不以諸侯言之  
敢據周禮輒同三年當時議者亦有同異國子博士李  
郁於議罷之後書難普惠普惠據禮還答鄭重三反郁



議遂屈轉諫議大夫澄謂普惠曰不喜君得諫議唯喜  
諫議得君時靈太后父司徒胡國珍薨贈相國太上秦  
公普惠以前世后父無太上之號詣闕上疏陳其不可  
左右畏懼莫敢爲通會聞胡家穿墳下墳有盤石乃密  
表曰竊見故侍中司徒胡公懷道含靈實誕聖后近樞  
剋惟允之寄居槐體論道之明故以功餘九錫褒假鸞  
纛深聖上之加隆極慈后之至愛憲章天下不亦可乎  
而太上之號竊謂未衷何者禮記曰天無二日土無二  
王嘗禘郊社尊無二上竊謂高祖受禪於獻文皇帝故  
仰尊爲太上皇此因上上而生名也皇太后稱令以繫

敕下蓋取三從之道遠同文母列於十亂則司徒爲太  
上恐垂繫敕之意易曰困於上者必反於下比剋吉定  
兆而以淺改卜羣心悲惋亦或天地神靈所以垂至戒  
啟聖情伏願停司徒逼同之號從卑下不踰之稱則天  
下幸甚太后覽表親至國珍宅召集五品已上博議其  
事任城王澄太傅清河王懌侍中崔光御史中尉元匡  
尚書崔亮竝同有難普惠竝以理正之無所屈廷尉少  
卿袁翻曰周官上公九命上大夫四命命數雖殊同名  
爲上何必上者皆是極尊普惠厲聲呵翻曰禮有下卿  
上士何止大夫與公但今所行以太加上二名雙舉不



得非極雕虫小藝微或相許至於此處豈卿所及翻甚  
有慙色默不復言議者咸以太后當朝志相黨順遂奏  
曰張普惠辭雖不屈然非臣等所同渙汗已流請依前  
詔太后復遣元叉賈璨宣令謂普惠曰朕之所行孝子  
之志卿之所陳忠臣之道羣公已有成議卿不得苦奪  
朕懷後有所見勿得難言初普惠被召傳詔馳驛驅馬  
來甚迅速佇立催去普惠諸子憂怖涕泗普惠謂曰我  
當休明之朝掌諫議之任若不言所難言諫所難諫使  
是唯唯曠官尸祿人生有死死得其所夫復何恨然朝  
廷有道汝輩勿憂及議罷旨勞還宅親故賀其幸甚時

中山杜弼遺書普惠曰明侯深儒碩學身負大才執此  
公方來居諫職蹇蹇如也諤諤如也一昨承在胡司徒  
第當庭面諍雖問難鋒至而應對響出宋城之帶始縈  
魯門之拆裁警終使羣后逡巡庶察拱嘿雖不見用於  
一時固已傳美於百代聞風快然敬裁此白普惠美其  
此書每爲口實普惠以天下人調幅度長廣尚書計奏  
復徵綿麻恐人不堪命上疏曰伏聞尚書奏復綿麻之  
調遵先皇之軌夙宵惟度欣戰交集仰惟高祖廢大斗  
去長尺改重秤所以愛萬姓從薄賦知軍國須綿麻之  
用故云幅度之間億兆應有綿麻之利故絹上稅綿八



兩布上稅麻十五斤萬姓得廢大斗去長尺改重秤荷輕賦之饒不適於綿麻而已故歌僂以供其賦奔走以役其勤夫信行於上則億兆樂輸於下自茲已降漸長闊百姓嗟怨聞於朝野伏惟皇太后未臨朝之前陛下居諒闇之日宰輔不尋其本知天下之怨綿麻不察其幅廣度長稱重斗大革其所弊存其可存而特放綿麻之調以悅天下之心此謂悅之不以道愚臣所以未悅者也普惠又表乞朝直之日時聽奉見以此之後月一陛見又以孝明不親視朝過崇佛法郊廟之事多委有司上疏曰伏惟陛下重暉纂統欽明文思天地屬心百神佇望伏願躬致郊廟之虔親紆朔望之澤釋奠成均竭心千畝明發不寐絜誠禋祿孝弟可以通神明德教可以光四海然後精進三寶信心如來道由化深故諸漏可盡法隨禮積故彼岍可登量撤僧寺不急之華還復百官久折之秩已興之構務從簡成將來之造權令停息但仍舊貫亦何必改作庶節用愛人法俗俱賴尋別敕付外議釋奠之禮時史官剋日蝕豫赦罷朝普惠以逆廢非禮上疏陳之又表論時政得失一曰審法度平斗尺租調務輕賦役務省二曰聽輿言察怨訟先皇舊事有不便於政者請悉追改三曰進忠謇退不肖任



賢勿貳去邪勿疑四曰興滅國繼絕世勲親之胤所宜  
收叙書奏孝明靈太后引普惠於宣光殿隨事難詰廷  
對移時太后曰小小細務一一翻動更成煩擾普惠曰  
聖上之養庶物若慈母之養赤子今赤子幾臨危壑將  
赴水火以煩勞而不救豈赤子所望於慈母太后曰天  
下蒼生寧有如此苦事普惠曰天下之親懿莫重於太  
師彭城王然遂不免枉死微細之苦何可得無太后曰  
彭城之苦吾已封其三子何足復言普惠曰聖后封彭  
城之三子天下莫不忻至德知慈母之在上臣所以重  
陳者凡如此柱乞垂聖察太后曰卿云興滅繼絕意復  
誰是普惠曰昔淮南逆終漢文封其四子蓋骨肉之不  
可棄親親故也竊見咸陽京兆乃皇子皇孫一德之虧  
自貽悔戾沉淪幽壤緬焉弗收豈不是興滅繼絕之意  
太后曰卿言有理當命公卿博議及任城王澄薨普惠荷  
其恩待朔望奔赴至於禪除雖寒暑風雨無不必至初  
澄嘉賞普惠臨薨啟爲尚書右丞靈太后旣深悼澄覽  
啟從之詔行之後尚書諸郎以普惠地寒不應便居管  
轄相與爲約竝欲不放上省紛紜多日乃息正光二年  
詔遣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還國普惠謂遣之將貽後  
患上疏極言其不可表奏不從魏子建爲益州刺史有



賊罪普惠被使驗之事遂得釋故子建父子甚德之時  
梁西豐侯正德詐稱降款朝廷頗事當迎普惠請付楊  
州移還蕭氏不從俄而正德果逃還後除光祿大夫右  
丞如故先是仇池武興郡氏數反西垂郡戍租運久絕  
詔普惠以本官爲持節西道行臺給秦岐涇華雍豳東  
秦七州兵武三萬人任其召發送南秦東益二州兵租  
分付諸戍其所部將統聽於關西牧守之中隨機召遣  
軍資板印之屬悉以自隨事訖還朝賜絹布一百段時  
詔訪寃屈普惠上疏多所陳論出除東豫州刺史淮南  
九戍十三郡猶因梁前弊別郡異縣之人錯雜居止普

惠乃依次括比省減郡縣上表陳狀詔許之宰守因此  
綰攝有方奸盜不起人以爲便普惠不營財業好有進  
舉敦於故舊冀州人侯堅固少時與其游學早終其子  
長瑜普惠每於四時請祿無不減贍給其衣食及爲豫  
州啟長瑜解褐攜其合門拯給之在州卒謚曰宣恭  
成淹字季文上谷居庸人也好文學有氣尚仕宋爲員  
外郎領軍主援東陽歷城皇興中降慕容白曜赴闕授  
兼著作佐郎時獻文於仲冬月欲巡漠北朝臣以寒甚  
固諫竝不納淹上接輿釋游論帝覽之詔尚書李訢曰  
卿諸人不如成淹論通釋人意乃敕停行太和申文明



太后崩齊遣其散騎常侍裴昭明散騎侍郎謝竣等來弔欲以朝服行事主客不許昭明等執志不移孝文敕尚書李冲選一學識者更與論執冲奏遣淹昭明言不聽朝服行禮義出何典淹言玄冠不弔童孺共闡昔季孫將行請遭喪之禮千載之下猶共稱之卿方謂義出何典何其異哉昭明言齊高帝崩魏遣李彪通弔初不素服齊朝亦不爲疑淹言彪通弔之日朝命以弔服自隨彼不遵高宗追遠之慕乃踰月卽吉齊之君臣皆已鳴玉盈庭彪行人何容獨以衰服間衣冠之中我皇處諒闇以來百官聽於冢宰卿豈得以此方彼也昭明乃

捶膝而言曰三皇不同禮亦安知得失所歸淹言若如來談卿以虞舜高宗爲非也昭明相顧咲曰非孝者宣尼有成責行人亦弗敢言使人唯齎袴褶不可以弔幸借緇衣幅以申國命令爲魏朝所逼還南日必得罪本朝淹言彼有君子也卿將折中還南日應有高賞若無君子也但令有光國之譽雖非理得罪亦復何嫌南史董狐自當直筆旣而敕送衣幅給昭明等明旦引入皆令文武盡哀後正佐郎其後齊遣其散騎常侍庾萼散騎侍郎何憲主書邢宗慶等來聘孝文敕淹接於外館宗慶語淹言南北連和旣久而比棄信絕好爲利而動



豈是大國善隣之義淹言夫爲王者不拘小節豈得眷眷守尾生之信且齊先主歷事宋朝當應便爾欺奪宗慶庾萼及從者皆相顧失色何憲知淹昔從南入以手掩目曰卿何不作于禁而作王肅淹言我捨逆効順欲追蹤陳韓何于禁之有憲亦不對王肅之至鑿輿行幸肅多扈從勅淹將引若有古跡皆使知之行到朝歌肅問此是何城淹言紂都朝歌城肅言故應有殷之頑人淹言昔武王滅紂悉居河洛中因劉石亂華仍隨司馬東度肅知淹寓青州乃咲謂曰青州何必無其餘種淹以肅本隸徐州若言青州本非其地徐州間今日重來非所知也肅遂伏馬上掩口咲顧謂侍御史張思寧曰向聊因戲言遂致辭溺思寧馳馬以聞孝文大悅謂彭城王勰曰淹此段足爲制勝輿駕至洛肅因侍宴帝戲肅曰近者行次朝歌聞成淹共卿殊有往復卿試重敘之肅言臣於朝歌失言一之已甚豈宜再說遂大笑肅又言淹才詞宜應敘進帝言若因此進淹恐辱卿轉甚肅言臣屈已達人正可顯臣之美帝曰卿爲人所屈欲求屈已之名復於卿大優肅言淹旣蒙進臣得屈已申人此所謂陛下惠而不費遂酣笑而止賜淹龍廐上馬一疋拜鞍勒宛具朝服一襲轉謁者僕射時遷都帝以



淹家貧救給事力送至洛陽使與家累相隨及車駕濟  
淮救徵淹淹於路左請見曰敵不可小願聖明保萬全  
之策伏聞發落已來諸有諫者解官奪職恐非聖明納  
下之義帝優而容之帝幸徐州救淹與閭龍駒專主舟  
楫將汎泗入河沂流還洛軍次碣磔淹以黃河浚急慮  
有傾危乃上疏陳諫帝救淹曰朕以恒代無運漕之路  
故京邑人貧今移都伊洛欲通運四方黃河急浚人皆  
難涉我因此行乘流所以開百姓之心知卿誠至而不  
得相納賜驂騮馬一疋衣冠一襲除羽林監主客令于  
時宮殿初構運材日有萬計伊洛流澌苦於厲涉淹遂

啓求救都水造浮航帝賞納之意欲榮淹於衆朔旦受  
朝百官在位乃賜帛百疋知左右二都水事景明三年  
出除平陽太守還朝病卒贈光州刺史謚曰定子霄字  
景鸞好爲文詠坦率多鄙俗與河東姜質等朋游相好  
詩賦間起知音之士所共嗤笑卒於書侍御史

范紹字始孫燉煌龍勒人也少聰敏年十二父命就學  
師事崔光以父憂廢業母又誡之曰汝父卒日令汝遠  
就崔生希有成立今已過暮宜遵成命紹還赴學太和  
初充太學生轉算生頗涉經史孝文選爲門下通事令  
史遷錄事掌奏文案帝善之又爲侍中李冲黃門崔光



所知帝曾謂近臣曰崔光從容范紹之力後朝廷有南  
討計發河北數州田兵通緣淮戍兵合五萬餘人廣開  
屯田八座奏紹爲西道六州營田大使加步兵校尉紹  
勤於勸課頻歲大獲又詔與都督中山王英論攻鍾離  
紹觀其城隍恐不可陷勸令班師英不從紹還具以狀  
奏聞俄而英敗後歷位并州刺史太常卿莊帝初遇害  
河陰

劉桃符中山盧奴人也生不識父九歲喪母性恭謹好  
學舉孝廉射策甲科歷碎璫累遷中書舍人以勤明見  
知久不遷職宣武謂曰楊子雲爲黃門頓歷三世卿居

此任始十年不足辭也東豫州刺史田益宗居邊貪穢  
宣武頻詔桃符慰喻之桃符還具稱益宗老耄而諸子  
非理處物宣武後欲代之恐其背叛拜桃符東豫州刺  
史與後將軍李世哲領衆襲益宗語在益宗傳桃符善  
恤蠻左爲人吏所懷久之徵還病卒贈洛州刺史

鹿念字永吉濟陰乘氏人也祖壽興沮渠氏庫部郎父  
生再爲濟南太守有政績獻文嘉其能特徵赴季秋馬  
射賜以驄馬加以青服彰其廉潔時三齊始附人懷苟  
且蒲博終朝頗廢農業生立制斷之聞者嗟善後卒於  
淮陽太守追贈兗州刺史念好兵書陰陽釋氏之學彭



城王勰召爲館客嘗詣徐州馬疲附船而至大梁夜睡  
從者上斫竊禾四束飼馬船行數里念覺卽停船至取  
禾處以縑三丈置禾束下而反初爲真定公子直國中  
尉恒勸以忠廉之節嘗賦五言詩曰嶧山萬丈樹雕鏤  
作琵琶由此材高遠絃響諷中華又曰援琴起何調幽  
蘭與白雪絲管韻未成莫使絃響絕子直少有令問念  
欲其善終故以諷焉後隨子直鎮梁州州有兵糧和糴  
和糴者靡不潤屋念獨不取子直強之終不從孝莊爲  
御史中尉念兼殿中侍御史監臨淮王或軍時梁遣其  
豫章王綜據徐州綜密信或云欲歸款衆議謂不然

念遂請行曰綜若誠心與之盟約如其詐也豈惜一人  
命乎時徐州始陷邊方騷擾綜部將成景雋胡龍牙竝  
總強兵內外嚴固念遂單馬間出徑趣彭城未至之間  
爲綜軍主程兵潤所止問其來狀念曰我爲臨淮王所  
使兵潤遣人白龍牙等綜既有誠心聞念被執語景雋  
等曰我每疑元略規欲叛城將驗虛實宜遣左右爲元  
略使入魏軍中喚彼一人其使果至可令人詐作略身  
在一深室託爲患狀呼使戶外令人傳語時略始被梁  
武追還綜又遣腹心人梁話迎念密語意狀令善酬答  
引念詣龍牙所龍牙語念曰元中山甚欲相見故令喚



卿又曰安封臨淮將少弱卒規復此城容可得乎念曰  
彭城魏之東鄙勢在必爭可否在天非人所測龍牙曰  
當如卿言復詣景雋住所停念外門久而未入時夜已  
久有綜軍主姜桃來與念言謂曰元法僧魏之微子拔  
城歸梁梁王待物有道乃上指曰今歲星在斗吳之分  
野君何不歸梁國念答曰法僧莠僕之流而梁納之無  
乃有愧於季孫也今月建鶉首斗牛受破歲星木也逆  
而剋之吳國敗喪不久且衣錦夜游有識不許言未盡  
乃引入見景雋景雋良久謂曰卿不爲刺客也答曰今  
者爲使欲反命本朝相刺之事更卜後圖爲設食念強

飲多食向敵數人微自夸矜諸人相謂曰壯哉乃引向  
元略所一人引入戶指牀令坐一人別在室中出謂念  
曰中山王有教我昔有以向南且遣相喚欲問卿事晚  
來患動不獲相見念遂辭而退須臾天曉綜軍王范勗  
景雋司馬楊暉等競問北朝士馬多少念陳士馬之盛  
尋而與梁話盟契訖未旬綜降詔封念定陶縣子除員  
外散騎常侍永安中爲右將軍給事黃門侍郎進爵爲  
侯雖任居通顯志在謙退迎送親賓加於疇昔而白無  
屋宅常假賃居止布衣糲食寒暑不變孝莊嘉其清潔  
時復賜以錢帛及東徐城人呂文欣殺刺史元大賓南



引梁人詔念以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爲六州大  
使與行臺樊子鵠討破之念又購斬文欣還拜金紫光  
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東南道三徐行臺與都督賀拔  
勝等拒尔朱仲遠軍敗還京天平中除梁州刺史時榮  
陽人鄭榮業反圍州城城降榮業送念於關西

張燿字景世自云南陽西鄂人也仕魏累遷步兵校尉  
永寧寺塔大興經營務廣靈太后曾幸作所凡有顧問  
燿敷陳指畫無所遺闕太后善之後爲別將以軍功封  
長平男歷岐東荊州刺史天平初遷鄴草創右僕射高  
隆之吏部尚書元世雋奏曰南京宮殿毀撤送都連後

竟河首尾大至自非賢明一人專委受納則恐財木耗  
損有關經構燿清直素著有稱一時臣等輒舉爲大將  
詔從之燿勤於其事尋轉管構左都將與和初加衛大  
將軍宮殿成除東徐州刺史卒於州贈司空公謚曰懿  
劉道斌武邑灌津人也有器幹腰帶十圍鬚髯甚美初  
拜校書郎轉主書頗爲孝文所知從征南陽還加積射  
將軍給事中帝謂黃門郎邢巒曰道斌是行便異儕流  
矣宣武卽位遷謁者僕射後歷恒農太守岐州刺史所  
在有清貞稱卒於州謚曰康道斌在恒農脩立學館建  
孔子廟堂圖畫形像去郡後故吏追思之復立道斌形



於孔像之西而拜謁焉

董紹字興遠新蔡鮑陽人也少好學頗有文義起家四門博士累遷兼中書舍人爲宜武所賞豫州城人白早生以城南叛詔紹慰勞爲賊鑕禁送江東梁領軍呂僧珍覽與紹言便相噐重梁武聞之使勞紹云忠臣孝子不可無之今當聽卿還國詔曰老母在洛無復方寸旣奉恩貸實若更生乃引見之謂曰戰爭多年人物塗炭是以不耻先言欲與魏朝通好卿宜備申此意若欲通好今以宿豫還彼彼當以漢中見歸及紹還雖陳說和許朝廷不許後除洛州刺史紹好行小惠頗得人情蕭

寶寅反於長安紹上書求擊之云臣當出贍巴三千牛噉蜀子孝明謂黃門徐紇曰此巴真瞎也紇答此紹之壯辭云巴人勁勇見敵無所畏非實瞎也帝大笑敕紹速行以拒寶寅功賞新蔡縣男尔朱天光爲關右大行臺啟爲大行臺從事兼吏部尚書天光敗賀拔岳復請紹爲其開府諮議參軍岳後雋紹於高平牧馬紹悲而賦詩曰走馬山之阿馬渴飲黃河寧謂胡關下復聞楚客歌岳死周文帝亦重之及孝武西遷除御史中丞非其好也鬱鬱不得志或行戲街衢或與少年游聚不自拘持頗類失性孝武崩周文與百官推奉文帝上表勸



北齊書卷四十六  
列傳  
二十二  
廷命呂思禮薛愷作表前後再奏帝尚執謙沖不許周  
文曰爲文能動至尊唯董公耳乃命紹爲第三表操筆  
便成表奏周文曰開進人意不當如此也及登祚方任  
用之而紹議論朝廷賜死孫嗣

馮元興字子盛東魏郡肥鄉人也少有操尚舉秀才中  
尉王顯召爲檢校御史遷殿中御史司徒江陽王繼召  
爲記室參軍遂爲元義所知又執朝政引爲尚書殿中  
郎領中書舍人仍御史預聞時事卑身克己人無恨焉  
家素貧約食客恒數十人同其飢飽時人歎尚之太保  
崔光臨薨薦元興爲侍讀尚書賈思伯爲侍講授孝明

杜氏春秋元興常爲槌句儒者榮之又旣賜死元興亦  
被廢乃爲浮萍詩以自喻曰有草生碧池無根水上蕩  
脆弱惡風波危微苦驚浪普泰初爲光祿大夫領中書  
舍人大昌初卒於家贈齊州刺史元興世寒因元義之  
勢託其交道相用爲州主簿論者以爲非倫時有濟郡  
曹昂有學識舉秀才永安中除太學博士兼尚書郎常  
徒步上省以示清貧忽遇盜大失綾縑時人鄙其矯詐  
論曰孫紹關左之士又能指論時務張普惠明達典故  
強直從官侃然不撓其有王臣之風矣成淹范紹劉桃  
符鹿念張燿劉道斌董紹馮元興等身遭際會俱得効



其所能苟曰非才亦何能致於此也

北史卷四十六

終

列傳第三十五

北史卷四十七  
列傳第三十五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德郎右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袁翻弟躍陽尼從孫固固子休之固從兄藻

賈思伯子瑛祖瑩

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為宋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隨文秀入魏而大將軍劉昶言是其外祖淑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陵競洸等乃經公府



以相排斥翻少入東觀爲徐紇所薦李彪引兼著作佐  
郎參史事後拜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於金  
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  
監張彪律博士侯堅固書侍御史高綽前將軍邢苗奉  
卓都尉程靈虬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  
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  
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宗兆王愉青州刺史  
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  
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豫其事後除豫州中正是時脩  
明堂辟雍翻議曰謹按明堂之義今古諸儒論之備矣

蓋唐虞以上事難該悉夏殷以降校可知之按周官考  
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  
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像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  
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个之別然推其體則無九  
室之證旣而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  
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爲一代之法故  
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  
禮依數以爲之室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於今不同是  
漢異周也漢爲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有憊焉  
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



達九房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注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堂後有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个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爲設虛器也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制故不復拘於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竝盡思窮神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皆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旣違古昔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趾猶或髣髴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

與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竝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爲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範時軌世皇代旣乘乾統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義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又北京制置求皆允怙繕脩草創以意良多事移化變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倏換非一良以永法爲難數改爲易何爲宮室府庫多因故迹而明堂辟



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遠輒輕  
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  
會經誥無失典刑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臣聞兩漢警  
於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  
柔服寔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  
流於江漢紀籍用爲美談今古以爲盛德自皇上以獻  
明纂御風清化遠威厲秋霜惠霑春露故能使淮海輸  
誠華陽卽序連城革面比屋歸仁縣車劔閣豈伊曩載  
鼓譟金陵復在茲日然荆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  
之君尤須當今秀異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

戍階當卽用或逢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人  
溫卹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  
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  
唯有通商聚歛之意其勇力之兵驅合抄掠若遇強敵  
卽爲奴虜如有執獲奪爲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徼解  
金鐵之工少閑草木之作無不搜管窮壘苦役百端自  
餘或伐木高山或芸草平陸販貨往還相望道路此等  
祿旣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  
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  
常十七八焉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



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已來甲冑生蟻  
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爲弊之深一至於此皆由邊任不  
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夫潔  
其流者清其源理其末者正其本旣失之在始庸可止  
乎愚謂自今已後荆揚徐豫梁益諸蕃及所統郡縣府  
佐統軍至于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  
其才不拘階級若能駕御有方清高獨著威足臨戎信  
能懷遠撫循將士得其忻心不營私潤專脩公利者則  
就加爵賞使久於其任以特褒賚厲其忠款所舉之人  
亦垂優異獎其得士嘉其誠節若不能一心奉公才非  
捍禦貪恣日富經略無聞人不見德兵厭其勞者卽加  
顯戮用章其罪所舉之人隨事免降責其謬薦罰其僞  
薄如此則舉人不得挾其私受任不得孤其舉善惡旣  
審沮勸亦明庶邊患永消譏議攸息矣遭母憂去職熙  
平初除廷尉少卿頗有不平之論爲靈太后所責出爲  
陽平太守甚不自得遂作思歸賦神龜未遷涼州刺史  
時蠕蠕主阿那瓌後主婆羅門竝以國亂來降朝廷問  
安置之計翻表曰今蠕蠕內爲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  
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百姓歸誠萬里相屬然夷  
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今蠕



蠕雖主奔於上人散於下而餘黨寔繁部落猶衆高車亦未能一時并兼盡令率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上不制下下不奉上唯以掠盜爲資陵奪爲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燉煌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燉煌酒泉空虛尤甚若蠕蠕無復豎立令高車獨擅北垂則西顧之憂匪旦伊夕愚謂蠕蠕一主竝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處婆羅門於西裔分其降人各有攸屬那瓌住所非所經見其中事勢不可輒陳婆羅門請脩西海故城以安處之西海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抵張掖西北千二百里去高車所住金山一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衝要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羅門於事爲便即可永爲重戍鎮防西北雖外爲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乃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卽是我之外藩高車之勍敵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返覆孤恩背德者此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脫先據西河奪我嶮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已西終非國有不圖厥始而求憂其終噬濟之恨悔將何及愚見如允乞遣大使往涼



州燉及於西海燉躬行山谷要害之所親閱亭障遠近  
之宜商量土馬校練糧仗部分見定處置得所入春西  
海之間卽令播種至秋收一年之食使不復勞轉輸之  
功也且西徼北垂卽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爲羣正是  
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此相資足  
以自固今之豫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實多高車  
駉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致款正可外加優納而  
復內備彌深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者也時朝議是之  
還拜吏部郎中遷齊州刺史無多政績孝昌中除安南  
將軍中書令領給事黃門侍郎與徐紇俱在門下並掌

文翰翻旣才學名重又善附會亦爲靈太后所信待是  
時蠻賊充斥六軍將親討之翻乃上表諫止後蕭寶寅  
大敗於關西翻上表請爲西軍死亡將士舉哀存而還  
者并加賑賚後拜度支尚書尋轉都官翻上表願以安  
南尚書換一金紫時天下多事翻雖外請閑秩而內有  
求進之心識者怪之於是加撫軍將軍明帝靈太后曾  
宴華林園舉觴謂羣臣曰袁尚書朕之杜預欲以此杯  
敬屬元凱今爲盡之侍坐者莫不羨仰翻名位俱重當  
時賢達咸推與之然獨善其身無所獎拔排抑後進論  
者鄙之建義初遇害河陰所著文筆百餘篇行於世贈



使持節侍中車騎將軍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嫡子寶首  
武定中司徒記室叅軍事翻弟躍

躍字景騰博學雋才性不矯俗篤交友翻每謂人曰躍  
可謂我家千里駒也歷位尚書都兵郎中加員外散騎  
常侍將立明堂躍乃上議當時稱其博洽蠕蠕主阿那  
瓌亡破來奔朝廷矜之送復其國既而每使朝貢辭旨  
頗不盡禮躍爲朝臣書與瓌陳以禍福言辭甚美後遷  
車騎將軍太傅清河王懌文學雅爲懌所愛賞懌之文  
表多出於躍卒贈冠軍將軍吏部郎中所制文集行於  
世無子兄翻以子聿脩繼

聿脩字叔德七歲遭喪居處禮若成人九歲州辟主簿  
性深沉有鑒識清靖寡欲與物無競姨丈人尚書崔休  
深所知賞年十八領本州中正兼尚書度支郎中齊天  
保初除太子庶子以本官行博陵太守大有聲績遠近  
稱之累遷司徒左長史領兼御史中丞司徒錄事參軍  
盧思道私貸庫錢三十萬娉太原王义女爲妻而王氏  
以先納陸孔文禮娉爲定聿脩爲首寮又國之司憲知  
而不劾免中丞尋遷秘書監天統中詔與趙郡王叡等  
議定三禮出爲信州刺史卽其本卿也時义無例莫不  
榮之爲政清靖不言而化自長史以下爰逮鰥寡孤幼



皆得其歡心武平初御史普出過諸州悉有舉劾唯不  
到信州及還都人庶道俗追列滿道或將酒脯涕泣留  
連競欲遠送時既盛暑恐其勞敝往往爲之駐馬隨舉  
一酌示領其意辭謝令去還後州人鄭播宗等七百餘  
人請爲立碑歛縑布數百疋託中書侍郎李德林爲文  
以記功德勅許之尋除都官尚書聿脩少年平和溫潤  
素流之中最爲規檢以名家子歷任清華時望多相器  
待許其風鑒在郎署之日時趙彥深爲水部郎中同在  
一院因成交友彥深後重被沙汰停私門生藜藿聿脩  
猶以故情音問來往彥深任用銘戢甚深雖人才無媿  
蓋亦由彥深接引爲吏部尚書以後自以物望得之初  
馮子琮以僕射攝選婚姻相尋聿脩常非咲之語人云  
馮公營婚日不暇給及自居選曹亦不能免時論以爲  
地勢然也素品孤官頗有怨響然在官廉謹當時少匹  
魏齊世臺郎多不免交通餉饋初聿脩爲尚書郎十年  
未曾受升酒之遺尚書邢邵與聿脩舊款每省中語戲  
常呼聿脩爲清郎大寧初聿脩以太常少卿出使巡省  
仍令考校官人得失經兗州時邢邵爲刺史別後送白  
紬爲信聿脩不受與邢邵書云今日仰過有異常行瓜  
田李下古人所慎願得此心不貽厚責邵亦欣然領解



報書云老夫忽忽意不及此敬承來旨吾無聞然弟昔  
爲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及在吏部屬政衰道喪若違  
忤要勢禍不旋踵雖以清白自守猶不免請謁之累入  
周位儀同大將軍吏部下大夫東京司宗中大夫隋開  
皇初加上儀同遷東京都官尚書東京廢入朝除都官  
尚書二年出爲熊州刺史卒子知禮太業初卒於太子  
內舍人躍弟颺卒於豫州冠軍府司馬颺弟昇位正員  
郎颺死後昇通其妻翻恚爲之發病昇終不止時人鄙  
穢之亦於河陰見害贈左將軍齊州刺史

陽尼字景文北平無終人也累世仕於慕容氏尼少好

學博通羣籍與上谷侯天護頓丘李彪同志齊名幽州  
刺史胡泥表薦之徵拜秘書著作郎及改中書學爲國  
子時中書監高閭侍中李冲等以尼碩學舉爲國子祭  
酒後兼幽州中正孝文臨軒令諸州中正各舉所知尼  
與齊州大中正房千秋各舉其子帝曰昔有一祁名垂  
往史今有二奚當聞來牒出爲幽州平北府長史帶漁  
陽太守未拜坐爲中正時受鄉人貨免官每自傷曰吾  
言未仕不曾羨人今日失官與本何異然非吾宿志命  
也如何旣而還家有書數千卷所造字釋數十 未就  
而卒其從孫太學博士承慶撰爲字統二十卷行於世



承慶從弟固

固字敬安性倣儻不拘小節少任俠好劍客弗事生產年二十六始折節好學博覽篇籍有文才太和中從大將軍宋王劉昶征義陽板府法曹行參軍昶性嚴暴三軍戰慄無敢言者固啟諫并面陳事宜昶大怒欲斬之使監當攻道固在軍勇決意志閑雅了無懼色昶甚竒之軍還言之孝文年三十餘始辟大將軍府參軍事累遷書侍御史多所劾奏宣武廣訪得失固上讜言表曰當今之務宜早正東儲立師傅以保護立官司以防衛以係蒼生之心攬權衡親宗室強幹弱枝以立萬世之

計舉賢良黜不肖使野無遺才朝無素飡孜孜萬機躬勤庶政使人無謗讟之響省徭役薄賦歛脩學宮遵舊章貴農桑賤工賈絕談虛窮微之論簡桑門無用之費以救飢寒之苦然後備器械脩甲兵習水戰滅吳會撰封禪之禮襲軒唐之軌豈不茂哉初帝委任羣下不甚親覽好桑門之法尚書令高肇以外戚權寵專決朝事又咸陽王禧等竝有釁故宗室大臣相見踈薄而王畿人庶勞弊益甚固乃作南北二都賦稱恒代田漁聲樂移靡之事節以中京禮儀之式因以諷諫宣武末中尉主顯起宅既成集屬饗宴酒酣問固曰此宅何如固曰



晏嬰湫隘流稱於今豐屋生災著於周易此蓋同傳舍  
耳唯有德能卒願公勉之顯嘿然他日又謂固曰吾作  
大府卿府庫充實卿以爲何如固對曰公收百官之祿  
四分之一州郡贓贖悉入京藏以此充府未足爲多且  
有聚歛之臣寧有盜臣豈不戒歟顯大不悅以此銜固  
又有人間固於顯因奏固剽請米麥免固官遂闔門自  
守著演曠賦以明幽微通塞之事又作刺讒疾嬖幸詩  
二首曰巧佞巧佞讒言興今營營習習似青蠅今以白  
爲黑在汝口兮汝非蝮蠱毒何厚兮巧巧佞佞一何工  
矣司開司忿言必從矣朋黨噂啗自相同矣浸潤之譖

傾人墉矣成人之美君子責焉攻人之惡君子耻焉汝  
何人斯譖毀日繁子實無罪何騁汝言番番緝緝讒言  
側入君子好讒如或弗及天疾讒說汝其至矣無妄之  
禍行將及矣泛泛遊鳧弗制弗拘行藏之徒或智或愚  
維余小子未明茲理毀與行俱言與釁起我其懲矣我  
其悔矣豈求人兮忠恕在已彼諂諛兮人之蠹兮刺促  
昔粟罔顧耻辱以求媚兮邪干側入如恐弗及以自容  
兮志行褊小好習不道朝挾其車夕承其輿或騎或徒  
載奔載趨或言或咲曲事親要正路不由邪徑是蹈不  
識大猷不知話言其朋其黨其徒實繁有詭其行有佞



其音遂篠戚施邪媚是欽既詭且妬以通其心是信是任敗其以多不始不慎末如之何習習宰詬營營無極梁丘寡智王鮒淺識伊戾息夫異世同力江克趙高其言似直豎刁上官擅生羽翼乃如之人僭爽其德豈徒喪邦又亦覆國嗟余中下其親其昵不謂其非不覺其失好之有年寵之有日我思古人心焉苦疾凡百君子宜其慎矣覆車其鑿近可信矣言既備矣事既至矣反是不思維塵及矣明帝卽位除尚書考功郎奏諸秀孝考中第者聽敘自固始大軍征碶石敕爲僕射李平行臺七兵部平奇固勇敢軍中大事悉與謀之又命

固節度水軍固設奇計先期乘賊獲其外城後太傅清河王懌舉固除步兵校尉領汝南王悅郎中令時悅年少行多不法固上疏諫悅悅甚敬憚之懌大悅以爲舉得其人除洛陽令在縣甚有威風丁母憂號慕毀疾杖而能起練禪之後酒肉不進時固年踰五十而喪過於哀鄉黨親族咸歎服焉清河王懌領太尉辟固從事中郎屬懌被害不奏懌之遇害元義執政朝野震悚懌諸子及門生寮吏莫不慮禍隱避不出固以掌被辟命遂獨詣喪所盡哀慟哭良久乃還僕射游肇聞而嘆曰雖藥布王脩何以尚也君子哉若人及汝南王悅爲太尉



選舉多非其人又輕肆撻撻固以前爲元卿雖離國猶  
上疏切諫事在悅傳後悅辟固爲從事中郎不就京兆  
王繼爲司徒高選官寮辟固從事中郎府解除前軍將  
軍又典科揚州勲賞初碓石之役固有先登之功而朝  
賞未及至是與尚書令李崇訟勲更相表崇雖貴盛固  
據理不撓談者稱焉卒贈輔國將軍太常少卿謚曰文  
固剛直雅正不畏強禦居官清潔家無餘財終沒之日  
室徒四壁無以供喪親故爲其棺歛初固著終制一篇  
務從儉約臨終又勅諸子一遵先制五子長子休之  
休之字子烈雋爽有風槩好學愛文藻時人爲之語曰

能賦能詩陽休之初爲州主簿孝昌中杜洛周陷薊城  
休之與宗室南奔章武轉至青州葛榮寇亂河北流人  
多湊青州休之知將有變請其族叔伯彥等潛歸京師  
避之多不能從休之垂涕別去俄而葛榮邢杲作亂伯  
彥等咸爲土人所殺諸陽死者數十人唯休之兄弟免  
莊帝立累遷太尉記室參軍李神雋監起居注啟休之  
與河東裴伯茂范陽盧元伯河間邢子才俱入撰次普  
泰中爲太保長孫承業府屬尋敕與魏收李同軌等脩  
國史後行臺賀拔勝經略樊沔請爲南道軍司俄而魏  
武帝入關勝令休之奉表詣長安參謁時齊神武亦啟



除休之太常少卿尋屬勝南奔仍隨勝至江南休之聞  
神武推奉靜帝乃白勝啟梁武求還文襄以爲大行臺  
郎中神武幸汾陽之天池池邊得一石上有隱起字文  
曰六王三川問休之曰此文字何義對曰六者大王字  
河洛伊爲三川大王若受天命終應統有關右神武曰  
世人常道我欲反今若聞此更致紛紛慎莫妄言也元  
象初錄荊州軍功封新泰縣伯武定二年除中書侍郎  
先是中書專主綸言魏宣武已來事移門下至是發詔  
依舊任遇甚顯時魏收爲散騎常侍領兼侍郎與休之  
參掌詔命世論以爲中興有人士戲嘲休之云有觸藩

之羝羊乘連錢之驄馬從晉陽而向鄴懷屬書而盈把  
左丞盧斐以其文書請謁啟神武禁止會赦不問歷尚  
食典御太子中庶子給事黃門侍郎中軍將軍幽州大  
中正兼侍中持節奉璽書詣并州敦喻文宣爲相國齊  
王時將受魏禪發晉陽至平陽郡爲人心未一旦還并  
州恐漏泄仍斷行人休之性疎放使還遂說其事鄴中  
悉知後高德正以聞文宣忿之而未發齊受禪除散騎  
常侍監脩起居注頃之坐詔書脫誤左遷驍騎將軍卽  
其前事也文宣郊天百寮咸從休之衣兩襠甲手持白  
楮之魏收爲中書令嘲之曰義真服未休之曰我昔爲



常相首戴蟬冕今處驍游身被衫甲允文允武何必減  
卿談咲晏然議者服其夷曠以禪讓之際參定禮儀別  
始平縣男後除中山太守先是韋道建宋欽道代爲  
定州長史帶中山太守竝立制監臨之官出行不得過  
百姓飲食有者卽數錢酬之休之常以爲非及至郡復  
相因循或問其故休之曰吾昔非之者爲其失仁義今  
日行之者自欲避嫌疑豈是夙心直是處世難爾在郡  
三年再致甘露之瑞文宣崩徵休之至晉陽經紀喪禮  
與魏收俱至尚書令楊遵彥與休之等款狎相遇中書  
省言及喪事收掩淚失聲休之頰眉而已他日遵彥謂

曰昨聞諱魏少傅悲不自勝卿何容都不流涕休之曰  
天保之世魏侯時遇甚深鄙夫以衆人見待佞哀詐泣  
實非本懷皇建初兼度支尚書昭帝留心政道訪以政  
術休之答以明賞罰慎官方禁淫侈恤人患爲政教之  
先帝深納之大寧中歷都官七兵祠部三尚書河清三  
年出爲西兗州刺史天統初徵爲光祿卿監國史尋除  
吏部尚書休之多識故事諳悉氏族凡所選用莫不才  
地俱允前國子助教熊安生當時碩儒因喪解職久而  
不見調休之引爲國子博士儒者以此歸之簡率不樂  
煩職典選稍久非其所好每謂人曰此官實自清華但



煩劇妨吾賞適真是樊籠矣武成崩後頻乞就閒武平  
初除中書監尚書右僕射三年加位特進與朝士撰聖  
壽堂御覽六年正除尚書左僕射領中書監休之早得  
才名爲人物所傾服外如踈放內實謹厚年頗以峻  
急爲累晚節以通美見稱重衿期好遊賞太常卿盧元  
明人地華重罕所交接非一時名士不得與之游休之  
始爲行臺郎便坦然投分文酒會同相得甚款鄉曲人  
士莫不企羨焉太子中庶子平原明少遐風流名士也  
梁亡奔鄴昔因通聘與休之同游及少遐卒其妻窮敝  
休之經紀振恤恩分甚厚尚書僕射崔暹爲文襄所

任勢傾朝列休之未嘗請謁暹子達拏幼而聰敏年十  
餘已作五言詩時梁國通和聘使在館暹持達拏數首  
詩示諸朝士有才學者又欲示梁客餘人畏暹皆隨宜  
應對休之獨正言郎子聰明方成偉器但小兒文藻恐  
未可以示遠人其方直如此元景每云當今直諫陽子  
烈其有焉晚節說祖珽撰御覽書成加特進令其子辟  
強預脩御覽書及珽黜便布言於朝廷云先有隙及鄧  
長嘏顏之推奏立文林館之推本意不欲令耆舊貴人  
居之便相附會與少年朝請參軍之徒同入待詔時論  
貶焉魏收監史之日立神武本紀取平西胡之歲爲齊



元收在齊州恐史官改奪其志上表論之及收還朝勅  
集朝賢議其事休之立議從天保爲限斷魏收存日猶  
兩議未決收死便諷動內外發詔從其議後領中書監  
謂人云我已三爲中書監用此何爲隆化還鄴舉朝多  
有遷授封休之燕郡王乃謂所親曰我非奴何忽此授  
凡此諸事爲識者所譏好學不倦博綜經史文章雖不  
華靡亦爲典正魏收在日深爲收所輕魏殂後以先達  
見推位望雖高虛懷接物爲搢紳所愛重周武帝平齊  
與吏部尚書袁聿脩衛尉卿李祖欽度支尚書元脩伯  
大理卿司馬幼之司農卿崔達拏祕書監源宗散騎常

侍兼中書侍郎李若散騎常侍兼給事黃門侍郎李孝  
貞給事黃門侍郎盧思道給事黃門侍郎顏之推通直  
散騎常侍兼中書侍郎李德林通直散騎常侍兼中書  
舍人陸乂中書侍郎薛道衡中書舍人元行恭辛德源  
王邵陸開明十八人同徵令隨駕後赴長安尋除開府  
儀同依例封臨澤縣男歷納言中大夫太子少保進位  
上開府除和州刺史隋開皇二年罷任終於洛陽所著  
文集四十卷又撰幽州人物志竝行於世初休之在洛  
將仕夜夢見黃河北驛道上行從東向西道南有一冢  
極高大休之步登冢頭見一銅柱跌爲蓮花形休之從



西北登一柱礎上以手捉一柱柱遂右轉休之呪曰柱  
轉三匝吾至三公柱遂三匝而止休之尋寤意如在鄴  
城東南者其夢竟驗云子辟彊字君大性踈脫又無藝  
休之亦引入文林館爲時人所嗤鄙武平末爲尚書水  
部郎中休之弟繚之天平中入關次俊之位兼通直常  
侍聘陳副尚書郎當文襄時多作六言歌辭淫蕩而拙  
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而賣之在市不絕俊之嘗  
過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誤賣書者曰陽五古之賢人作  
此伴侶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後待詔文林館  
自言有文集十卷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也固從兄藻

藻字景德少孤有雅志涉獵經史位中書博士詔兼禮  
官拜燕宣王廟於長安還賜爵魏昌男累遷瀛州安東  
府長史以年老歸家爲賊杜洛周所囚發病卒永熙中  
贈幽州刺史子斐

斐字叔鸞魏孝莊時於西兗州督護流人有功賜爵方  
城伯歷廣平王開府中郎脩起居注除起部郎中兼通  
直散騎常侍聘梁梁尚書羊侃魏之叛人也與斐舊故  
欲召斐至宅三致書斐不答梁人曰羊來已久經貴朝  
遷革李廬亦詣宅相見卿何致難斐曰柳下惠則可吾  
不可梁武帝又親謂斐曰侃極願相見今二國和好安



得復論彼此斐終辭焉還除廷尉少卿石齊河溢橋壞  
斐移津於白馬中河起石潭兩岍造關城累年乃就東  
郡太守陸士佩以黎陽關河形勝欲因山壑以爲公家  
苑囿斐書答以國步始康人勞未息誠宜輕徭薄賦勤  
恤人隱不從天保中除都水使者詔斐監築長城累遷  
殿中尚書以本官監瀛州事拜儀同三司卒贈中書監  
北豫州刺史謚曰簡子師孝中書舍人固從弟昭

昭字元景學涉史傳尤閑案牘爲齊文襄府墨曹參軍  
甚見親委與陳元康崔暹等參謀機密及崔悛爲崔暹  
所告元景劾成其獄賴邢子才證白以免時以元景爲

告而順旨初文襄擇日將受魏禪令元景等定儀注草  
詔冊并授官未畢而文襄殂罷府天保初除給事黃門  
侍郎後以風氣彌留不堪近侍出除青州高陽內史卒  
於郡文集十卷子靜立性淳孝操履清方美詞令善尺  
牘仕齊位三公郎中隋開皇初州主簿

賈思伯字仕休齊郡益都人也其先自武威徙焉世父  
元壽中書侍郎有學行見稱於時思伯自奉朝請累遷  
中書侍郎頗爲孝文所知任城王澄之圍鍾離也以思  
伯持節爲其軍司及澄失利思伯爲後殿澄以其儒者  
謂之必死及至大喜曰仁者必有勇常謂虛談今於軍



司見之矣思伯託以失道不伐其功時論稱其長者累遷南青州刺史初思伯與弟思同師事北海陰鳳業竟無資酬之鳳遂質其衣物時人爲之語曰陰生讀書不免癡不識雙鳳脫人衣及思伯之部送縑百匹遺鳳因具車馬迎之鳳慙不往時人稱歎焉昭帝時拜涼州刺史思伯以邊遠不願辭以男女未婚靈太后不許因舍人徐紇言乞得停後除廷尉卿自以儒素爲業不好法律希言事俄轉衛尉卿時議建明堂多有同異思伯上議曰案周禮夏后氏世室殷重屋周明堂皆五室鄭注云此三者或舉宗廟或舉王寢或舉明堂豈言之以明

其制同也若然則夏殷之世已有明堂矣唐虞以前其事未聞戴德禮記云明堂凡九室十二堂蔡邕云明堂者天子太廟饗功養老學教選士皆於其中九室十二堂案戴德撰記世所不行且九室十二堂其於規制恐難得厥哀周禮營國左祖右社明堂在國之陽則非天子太廟明矣然則禮記月令四堂及太室皆謂之廟者當以天子齋配享五帝故爾又王制云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鄭注云東膠卽辟雍在王宮之東又詩大雅云邕邕在宮蕭蕭在廟鄭注云宮謂辟雍宮也所以助王養老則尚和助祭則尚敬又不在明堂之驗矣案孟子云



齊宣王謂孟子曰吾欲毀明堂若明堂是廟則不應有  
毀之問且蔡邕論明堂之制云堂方百四十尺象坤之  
策屋圓徑二百一十六尺象乾之策方六丈徑九丈象  
陰陽九六之數九室以象九州屋高八十一尺象黃鍾  
九九之數二十八柱以象宿外廣二十四丈以象氣案  
此皆以天地陰陽氣數爲法而室獨象九州何也若立  
五室以象五行豈不決也如此蔡邕之論非爲通典九  
室之言或未可從竊尋考工記雖是補闕之書相承已  
久諸儒注述無言非者方之後作不亦優乎其孝經援  
神契五經要義舊禮圖皆作五室及徐劉之論謂同考

工者多矣朝廷若獨絕今古目爲一代制作者則所願也  
若猶祖述舊章規摹前事不應捨殷周成法襲近代妄  
作且損益之極極於三王後來凝議難可準信鄭玄云  
周人明堂五室是帝各有一室也合於五行之數周禮  
依數以爲之室施行于今雖有不同時說然矣尋鄭此  
論非爲無當案月令亦無九室之文原其制置不垂五  
室其青陽右个卽明堂左个明堂右个卽摠章左个摠  
章右个卽玄堂左个玄堂右个卽青陽左个如此則室  
猶是五而布政十二五室之理謂爲可按其方圓高廣  
自依時量戴氏九室之言蔡子廟學之議子幹靈臺之



說裴逸一屋之論及諸家紛紜竝無取焉學者善其議  
後爲都官尚書時崔光疾甚表薦思伯侍講中書舍人  
馮元興爲侍讀思伯遂入授明帝杜氏春秋思伯少雖  
明經從官廢業至是更延儒生夜講晝授性謙和傾身  
禮士雖在街途停車下馬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  
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當  
世以爲雅言思伯與元興同事大相友昵元興時爲元  
乂所寵論者譏其趨勢云卒贈青州刺史又贈尚書左  
僕射謚曰文貞子彥始武定中淮揚大守思伯弟思同  
字仕明少勵志行雅好經史與兄思伯年少時俱爲鄉

里所重累遷襄州刺史雖無明察之譽百姓安之元顥  
之亂思同與廣州刺史鄭光護竝不降莊帝還宮封營  
陵縣男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竝爲侍講授靜帝杜氏  
春秋加散騎常侍兼七兵尚書尋拜侍中卒贈尚書右  
僕射司徒公謚曰文獻初思同爲青州別駕清河崔光  
韶先爲中從事自恃資地耻居其下聞思同還鄉遂便  
去職州里人物爲思同恨之及光韶亡遺誠子姪不聽  
求贈思同遂表訟光韶操業特蒙贈謚論者歎尚焉思  
同之時構也國子博士遼西衛與隆精服氏學上書難  
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同復駁與隆乖錯者一十餘條



互相是非積成寸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後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龔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龔隆說竟未能裁正

祖瑩字元珍范陽道人也會祖敏仕慕容垂爲平原太守道武定中山賜爵安固子拜尚書左丞卒贈并州刺史祖嶷字元達以從征平原功進爵爲侯位馮翊太守贈幽州刺史父季真多識前言徃行位中書侍郎鉅鹿太守瑩年八歲能誦詩書十二爲中書學生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睡之後燃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牕戶恐漏光明爲

家人所覺由是聲譽甚盛內外親屬呼爲聖小兒尤好屬文中書監高允每歎曰此子才器非諸生所及終當遠至時中書博士張天龍講尚書選爲都講生徒悉集瑩夜讀勞倦不覺天曉催講旣切遂誤持同房生趙郡李孝怡曲禮卷上座博士嚴毅不敢復還乃置禮於前誦尚書三篇不遺一字孝文聞之召入令誦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帝戲盧昶曰昔流共工於幽州北裔之地那得忽有此子昶對曰當是才爲世生以才名拜太學博士徵署司徒彭城王勰法曹行參軍帝顧謂勰曰蕭贖以王元長爲子良法曹今爲汝用祖瑩豈非倫匹也勅



令掌勰書記瑩與陳郡袁翻齊名秀出時人爲之語曰  
京師楚楚袁與祖洛中翩翩祖與袁再遷尚書三公郎  
中尚書令王肅曾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  
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無罷風彭城王勰甚嗟其美  
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公可更爲誦悲彭城詩肅因戲  
勰云何意呼悲平城爲悲彭城也勰有慙色瑩在座卽  
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爲誦之瑩應聲云悲彭  
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睢水裏肅甚嗟賞之  
勰亦大悅退謂瑩曰卿定是神口今日若不得卿幾爲  
吳子所屈爲冀州鎮東府長史以貨賄事發除名後侍

中崔光舉爲國子博士仍領尚書左戶郎李崇爲都督  
北討引瑩爲長史坐截沒軍資除名未幾爲散騎侍郎  
孝昌中於廣平王第掘得古玉印勅召瑩與黃門侍郎  
李琰之辨之瑩云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中所獻乃以  
墨塗字觀之果如瑩言時人稱爲博物累遷國子祭酒  
領給事黃門侍郎幽州大中正監起居事又監議事元  
顥入洛以瑩爲殿中尚書莊帝還宮坐爲顥作詔罪狀  
余朱榮免官後除祕書監中正如故以參議律歷賜爵  
容城縣子坐事繫於廷尉會余朱北入焚燒樂署鍾石  
管弦略無存者勅室與錄尚書事長孫承業侍中元孚



典造金石雅樂三載乃就遷車騎大將軍及孝武登祚  
瑩以太常行禮封文安縣子天平初將遷鄴齊神武因  
召瑩議之以功進爵爲伯卒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瑩  
以文學見重常語人云文章須自出機杼成一家風骨  
何能共人同生活也蓋譏世人好竊他文以爲已用而  
瑩之筆札亦無乏天才但不能均調玉石兼有其製裁  
之體減於袁常焉性爽俠有節氣士有窮厄以命歸之  
必見存拯時亦以此多之其文集行於世子瑒襲

瑒字孝徵神情機警詞藻適逸少馳令譽爲當世所推  
起家祕書郎對策高第爲尚書儀曹郎中典儀注嘗爲

冀州刺史万俟受洛製清德頌其文典麗由是齊神武  
聞之時文宣爲并州刺史署瑒開府倉曹參軍神武口  
授瑒三十六事出而疏之一無遺矢大爲僚類所賞時  
神武送魏蘭陵公主出塞嫁蠕蠕魏收賦出塞及公主  
遠嫁詩二首瑒皆和之大爲時人傳詠瑒性疎率不能  
廉慎守道倉曹雖云州局及受山東課輸由此大有受  
納豐於財產又自解彈琵琶能爲新曲招城市年少歌  
儻爲娛游集諸倡家與陳元康穆子容任胄元士亮等  
爲聲色之游諸人嘗就瑒宿出山東大文綾并連珠孔  
雀羅等百餘匹令諸姬擲樗補賭之以爲戲樂參軍元



景獻故尚書令元世儁子也其妻司馬慶雲女是魏孝  
靜常故博陵長公主所生珽忽迎景獻妻赴席與諸人  
通寢亦以貨物所致其豪縱淫逸如此常云丈夫一生  
不負身已文宣罷州珽例應隨府規爲倉局之間致請  
於陳元康元康爲自由是還任倉曹珽又委體附參軍  
事攝典籤陸子先爲畫計請糧之際令子先宣教出倉  
粟十車爲寮官捉送神武親問之珽自言不署歸罪子  
先神武信而釋之珽出而言曰此丞相天緣明鑒然實  
孝徵所爲性不羈放縱曾至膠州刺史司馬世雲家飲  
酒遂藏銅壘二面厨人請搜諸客果於珽懷中得之見

者以爲深耻所乘老馬常稱騮駒又與寡婦王氏奸通  
每人前相聞往復裴讓之與珽早狎於衆中嘲珽曰卿  
那得如此詭異老馬年十歲猶號騮駒奸耳順尚稱娘  
子于時諠然傳之後爲神武中外府功曹神武宴寮屬  
於坐失金叵羅寶太令飲酒者皆脫帽於珽髻上得之  
神武不能罪也後爲祕書丞領舍人事文襄州客至請  
實華林遍略文襄多集書人一日一夜寫畢退其本日  
不須也珽以遍略數帙質錢樗蒲文襄杖之四十又與  
令史李雙倉督成祖等作晉州啟請粟三千石代功曹  
參軍趙彥深宣神武教給城局參軍事過典籤高景略



景略疑其不實密以問彥深彥深答都無此事遂被推  
檢珽卽引伏神武大怒決鞭二百配甲坊加錡刑其穀  
倍徵未及科會并州定國寺成神武謂陳元康溫子昇  
曰昔作芒山寺碑文時稱妙絕今定國寺碑當使誰作  
詞也元康因薦珽才學并解鮮卑語乃給筆札就禁所  
具草二日內成其文甚麗神武以其工而且速特恕不  
問然猶免官散參相府文襄嗣事以爲功曹參軍及文  
襄遇害元康被傷創重倩珽作書屬家累事并云祖喜  
私有少許物宜早索取珽乃不通此書喚祖喜私問得  
金二十五挺唯與祖喜二挺餘盡自入又盜元康家書

數千卷祖喜懷恨遂告元康二弟叔謹季璩等叔謹以  
語揚悄悄頰眉答曰恐不益亡者因此得停文宣作相  
珽擬補令史十餘人皆有受納而諮取教判并盜官遍  
略一部時又除珽祕書丞兼中書舍人還鄴後其事皆  
發文宣付從事中郎王士關推檢并書與平陽公淹令  
錄珽付禁勿令越逃淹遣田曹參軍孫子寬往喚珽受  
命便尔私逃黃門郎高德正副留臺事謀云珽自知有  
犯驚竄是常但宣一命向祕書稱奏并州約束頒五經  
三部仰丞親檢校催遣如此則珽意安夜當還宅然後  
掩取珽果如德正圖遂還宅薄晚就家掩之縛珽送廷



尉據犯枉法處絞刑文宣以珽伏事先世諷所司命特寬其罰遂奏免死除名天保元年復被召從駕依除免例參於晉陽珽天性聰明事無難學凡諸伎藝莫不措懷文章之外又善音律解四夷語及陰陽占候醫藥之術尤是所長帝雖嫌其數犯刑憲而愛其才技令直中書省掌詔誥珽通密狀列中書侍郎陸元規敕令裴英推問元規以應對忤旨被配甲坊除珽尚藥丞尋選典御又奏造胡桃油復爲割藏免官文宣每見之常呼爲賊文宣崩普選勞舊除爲章武太守會楊愔等誅不之官授著作郎數上密啟爲孝昭所忿敕中書門下三省

斷珽奏事珽善爲胡桃油以塗畫爲進之長廣王因言殿下有非常骨法孝徵夢殿下乘龍上天王謂曰若然當使兄大富貴及即位是爲武成皇帝擢拜中書侍郎帝於後園使珽彈琵琶和士開胡舞各賞物百段士開忌之出爲安德太守轉齊郡太守以母老乞還侍養詔許之會南使入聘爲申勞使尋爲太常少卿散騎常侍假儀同三司掌詔誥初珽於乾明皇建之時知武成陰有大志遂深自結納曲相祗奉武成於天保頻被責心常銜之珽至是希旨上書請追尊太祖獻武皇帝爲神武高祖文宣皇帝改爲威宗景烈皇帝以悅武成武成



從之時皇后愛少子東平王儼願以爲嗣武成以後主體正居長難於移易珽私於士開曰君之寵幸振古無二宮車一日晚駕欲何以克終士開因求策焉珽曰宜說主上云襄宣昭帝子俱不得立今宜命皇太子早踐大位以定君臣若事成中宮少主皆德君此萬全計也君且微說令王上相解珽當自外表論之士開許諾因有慧星出太史奏云除舊布新之徵珽於是上書言陛下雖爲天子未是極貴案春秋元命苞云乙酉之歲除舊革政今年太歲乙酉宜傳位東宮令君臣之分早定且以上應天道并上魏獻文禪子故事帝從之由是拜

祕書監加儀同三司大被親寵既見重二宮遂志於宰相先與黃門侍郎劉逖友善乃疏侍中尚書令趙彥深侍中左僕射元文遙侍中和士開罪狀令逖奏之逖懼不敢通其事頗泄彥深等先詣帝自陳帝大怒執珽詰曰何故毀我士開珽因厲聲曰臣由士開得進本無心毀之陛下今既問臣臣不敢不以實對士開文遙彥深等專弄威權控制朝廷與吏部尚書尉瑾内外交通共爲表裏賣官鬻獄政以賄成天下歌謠若爲有識所知安可聞於四裔陛下不以爲意臣恐大齊之業隳矣帝曰尔乃誹謗我珽曰不敢誹謗陛下取人女帝曰我以



其儉何故收養之瑛曰何不開倉賑給乃買取將入後  
官乎帝益怒以刀鏢築口鞭杖亂下將撲殺之大呼曰  
不殺臣陛下得名殺臣臣得名若欲得名莫殺臣爲陛  
下合金丹遂少獲寬放瑛又曰陛下有一范曾不能用  
知如何帝又怒曰尔自作范曾以我爲項羽邪瑛曰項  
羽人身亦何由可及但天命不至爾項羽布衣率烏合  
衆五年而成霸王業陛下藉父兄資財得至此臣以謂  
項羽未易可輕臣何止方於范曾縱擬張良亦不能及  
張良身傳太子猶因四皓方定漢嗣臣位非輔弼踈外  
之人竭力盡忠勸陛下禪位使陛下尊爲太上子居宸  
扆於已及子俱保休祚叢爾張良何足可數帝愈怒令  
以土塞其口瑛且吐且言無所屈撓乃鞭二百配甲坊  
尋徙於光州刺史李相勲遇之甚厚別駕張奉禮希大  
臣意上言瑛雖爲流囚常與刺史對坐敕報曰牢掌奉  
禮曰牢者地牢也乃爲深院置諸內苦加防禁桎梏不  
離其身家人親戚不得臨視夜中以蕪菁子燭熏眼因  
此失明武成崩後主憶之就除海州刺史是時陸令萱  
外干朝政其子穆提婆愛幸瑛乃遺陸媪弟悉達書曰  
趙彥深心腹陰沉欲行伊霍事儀同姊弟豈得平安何  
不早用智士邪和士開亦以瑛能決大事欲以爲謀主



故棄除舊怨虚心待之與陸媪言於帝曰襄宣昭三帝  
其子皆不得立今至尊獨在帝位者實由祖孝徵又有  
大功宜重報之孝徵心行雖薄竒略出人緩急真可馮  
仗且其雙盲必無反意請喚取問其謀計帝從之入爲  
銀青光祿大夫祕書監加開府儀同三司和士開死後  
仍說陸媪出彥深以珽爲侍中在晉陽通密啟請誅琅  
邪王其計旣行漸被任遇又靈太后之被幽也珽欲以  
陸媪爲太后撰魏帝皇太后故事爲太姬言之謂人曰  
太姬雖云婦人實是雄傑女媧已來無有也太姬亦稱  
珽爲國師國寶由是拜尚書左僕射監國史加特進入

文林館摠監撰書封燕郡公食太原郡幹給兵七十人  
所住宅在義井坊旁拓隣居大事脩築陸媪自住案行  
勢傾朝野斛律光甚惡之遙見竊罵云多事乞索小人  
欲作何計數嘗謂諸將云邊境消息處分兵馬趙令恒  
與吾等參論之盲人掌機密來全不共我輩語止恐誤  
他國家事又珽頗聞其言因其女皇后無寵以謠言聞  
上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令其妻兄鄭道蓋奏之  
帝問珽珽證實又說謠云高山崩榭樹舉盲老公背上  
下大斧多事老母不得語珽并云盲老公是臣自云與  
國同憂戚勸上行語其多事老母似道女侍中陸氏帝



以問韓長鸞穆提婆并令高元海段士良密議之衆人未從因光府參軍封士讓啟告光反遂滅其族珽又附陸媪求爲領軍後主許之詔須覆述取侍中斛律孝卿署名孝卿密告高元海元海語侯呂芬穆提婆云孝徵漢兒兩眼又不見物豈合作領軍也明旦面奏具陳珽不合之狀并書珽與廣寧王孝珩交結無大臣體珽亦求面見帝令引入珽自分踈并云與元海素嫌必是元海譖臣帝弱顏不能諱曰然珽列元海共司農卿尹子華太府少卿李叔元平準令張叔略等結朋樹黨遂除子華仁州刺史叔元襄城郡守叔略南營州錄事參軍

陸媪又唱和之復除元海鄭州刺史珽自是專主機衡揔知騎兵外兵事內外親戚皆得顯位後主亦令中要數人扶持出入著紗帽直至永巷出萬春門向聖壽堂每同御榻論決政事委任之重羣臣莫比自和士開執事以來政體隳壞珽推崇高望官人稱職內外稱美復欲增損政務沙汰人物始奏罷京畿府併於領軍事連百姓皆歸郡縣宿衛都督等號位從舊官名文武服章竝依故事又欲黜諸閹豎及羣小輩推誠延士爲致安之方故媪穆提婆議頗同異珽乃諷御史中丞麗伯律令劾主事王于克納賂知其事連提婆欲使贓罪相及



望因此坐并及陸媪猶恐後主溺於近習欲因后黨爲  
援請以皇后兄胡君瑜爲侍中中領軍又徵君瑜兄梁  
州刺史君璧欲以爲御史中丞陸媪聞而懷怒百方排  
毀卽出君瑜爲金紫光祿大夫解中領軍君璧還鎮梁  
州皇后之廢頗亦由此王子沖釋而不問瑛日以益踈  
又諸宦者更共譖毀之無所不至後主問諸太姬憫嘿  
不對三問乃下牀拜曰老婢合死本見和士開道孝徵  
多才博學言爲善人故舉之此來看之極是罪過人實  
難容老婢合死後主令韓鳳檢案得其詐出救受賜十  
餘事以前與其重誓不殺遂解瑛侍中僕射出爲北徐

州刺史瑛求見分踈韓長鸞積嫌於瑛遣人推出栢閣  
瑛固求面見坐不肯行長鸞乃令軍士牽曳而出立瑛  
於朝堂大加誚責上道後復令追還解其開府儀同郡  
公直爲刺史至州會有陳寇百姓多反瑛不閉城門守  
陴者皆令下城靖坐街巷禁斷人行雞犬不聽鳴吠賊  
無所聞見莫測所以或疑人走城空不設警備至夜瑛  
忽令大叫鼓譟聒天賊衆大驚登時走散後復結陳向  
城瑛乘馬自出令錄事參軍王君植率兵馬仍親臨戰  
賊先聞其言謂爲不能拒抗忽見親在戎行彎弧縱鏑  
相與驚怪畏之而罷時提婆憾之不巳欲令城陷沒賊



雖知危急不遣救援瑳且守且戰十餘日賊竟奔走城卒保全卒於州子君信涉獵書史多諳雜藝位兼通直散騎常侍聘陳使副中書郎瑳出亦見廢免君信弟君彥容貌短小言辭澀訥少有才學隋大業中位至東平郡書佐郡陷翟讓因爲李密所得密甚禮之署爲記室軍書羽檄皆成其手及密敗爲王世充所殺瑳弟孝隱亦有文學早知名詞章雖不逮兄機警有口辯兼解音律魏末爲兼散騎常侍迎梁使特徐君房庾信來聘名譽甚高魏朝聞而重之接對者多取一時之秀盧元景之徒竝降階攝職更遞司賓孝隱少處其中物議稱美

孝隱從父弟茂頗有辭情然好酒性率不爲時所重大寧中以經學爲本鄉所薦除給事以疾辭仍不復仕瑳受任寄故令呼茂茂不獲已暫來就之瑳欲爲奏官茂乃逃去現族弟崇儒涉學有辭少以幹局知名武平末位司州別駕通直常侍入周爲容昌郡太守隋開皇初終宕州長史

論曰袁翻弟兄可爲一時才秀聿脩行業亦乃不殞家風景文學義兒稱敬安正情自立休之加以藻思可謂載德者焉思伯經明行脩乃惟門素祖瑩幹能藝用實日時良孝徵雋才雖多適足敗國叔鸞器懷清峻元景



才幹知名竝匡佐齊初一時推重美矣哉

北史卷四十七終

北史卷四十八

列傳第三十六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

臣方從哲

燾郎君春坊右中允管國子監司業事臣黃汝良等奉

勅重校刊

朱榮

子文暢

從子兆

從弟彥伯

世隆

世承

榮從祖兄子天光

榮從父弟度律

榮從父弟度律

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世為部落首帥其先居

朱川因為氏焉高祖羽健魏登國初為領人酋長率契

胡武士從平晉陽定中山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

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為世業道武初以南秀容川原沃



衍欲令居之羽健曰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旣在  
剡內差近京師豈以沃墾更遷遠地帝許之所居處曾  
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因名狗舐泉曾祖鬱德祖  
代勤繼爲酋長代勤太武敬哀皇后舅也旣以外親兼  
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人  
射虎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扶箭竟不推問曰此旣過誤  
何忍加罪部內咸感其意位肆州刺史封梁郡公以老  
致仕歲賜帛百疋以爲常卒謚曰莊孝莊初追贈太師  
司徒公錄尚書事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曾行馬羣  
見一白蛇頭有兩角呪之求畜牧蕃息自是牛羊隨馬

日覺滋盛色別爲羣谷量之朝廷每有征討輒獻私馬  
兼備資糧助裨軍用孝文嘉之及遷洛特聽冬朝宗師  
夏歸部落每入朝諸公王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興亦  
報以名馬位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人酋長  
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  
明帝時以年老啟求傳爵於榮卒謚曰簡孝莊初贈太  
師相國西河郡王榮潔白美容貌幼而神機明決及長  
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陣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  
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  
池魏言天池也父新興曾與榮游池上忽聞簫鼓音謂



榮曰古老相傳聞此聲皆至公輔吾年老暮當爲汝耳  
榮襲爵後除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  
牧招合義勇以討賊功進封博陵郡公其梁郡前爵聽  
賜第二子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閉城不納榮  
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慶賓還秀容自  
是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責及葛榮吞杜洛周榮恐  
其南逼鄴城表求東援相州帝不許榮以山東賊盛慮  
其西逸乃遣兵固守滏口以防之於是北捍馬邑東塞  
井陘尋屬明帝崩事出倉卒榮乃與元天穆等密議入  
臣朝廷抗表云今海內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

鳩毒致禍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四  
海求以徐紇鄭儼之徒付之司敗更召宗親推其明德  
於是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將  
於太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奚毅及倉  
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天光乃見莊帝具  
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  
銅鑪孝文及咸陽王禧等五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  
唯莊帝獨就師次河內重遣王相密迎莊帝與帝兄彭  
城王邵弟始平王子正武泰元年四月莊帝自高渚度  
至榮軍將士咸稱萬歲及莊帝卽位詔以榮爲使持節



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  
右太原王及度河太后乃下髮入道內外百官皆向河  
橋迎駕榮惑武衛將軍費穆之言謂天下乘機可取乃  
譎朝士共爲盟誓將向河陰西北三里至南北長堤悉  
命下馬西度卽遣胡騎四面圍之妄言丞相高陽王欲  
反殺百官王公卿士二千餘人皆歛手就戮又命二三  
十人拔刀走行宮莊帝及彭城王霸城王俱出帳榮先  
遣并州人郭羅察共西部高車叱列殺鬼在帝左右相  
與爲應及見事起假言防衛抱帝入帳餘人卽害彭城  
霸城二王乃令四五十人遷帝於河橋沈靈太后及少  
主於河時又有朝士百餘人後至仍於堤東被圍遂臨  
以白刃唱云能爲禪文者出當原其命時有隴西李神  
儁頓丘李諧太原溫子昇並當世辭人皆在圍中耻是  
從命俯伏不應有御史趙元則者恐不免死出作禪文  
榮令人誡軍士言元氏旣滅亦朱氏與其衆咸稱萬歲  
榮遂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時榮所信幽州人劉靈助  
善卜占言今時人事未可榮乃曰若我作不吉當迎天  
穆立之靈助曰天穆亦不吉唯長樂王有王兆耳榮亦  
精神恍惚不自支持遂便愧悔至四更中乃迎莊帝望  
馬首叩頭請死其士馬二千餘騎旣濫殺朝士乃不敢



入京卽欲向北爲移都之計持疑經日始奉駕向洛陽宮及上北芒視城闕復懷畏懼不肯更前武衛將軍汎禮苦執不聽復前入城不朝戍北來之人皆乘馬入殿諸貴死散無復次序莊帝左右唯有故舊數人榮猶執移都之議上亦無以拒焉又在明光殿重謝河橋之事誓言無復二心莊帝自起止之因復爲榮誓言無疑心榮喜因求酒一遍及醉熱帝欲誅之左右苦諫乃止卽以牀舉向中常侍省榮夜半方寤遂達旦不眠自此不復禁中宿矣榮女先爲明帝嬪欲上立爲后帝疑未決給事黃門侍郎祖瑩曰昔文公在秦懷羸入侍事有反經

合義陛下獨何疑焉上遂從之榮意甚悅于時人間猶或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人情駭震京邑士子十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謝憊無上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白身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卽授封爵均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從所表又啟帝遣使巡城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



官參論國政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乃令元天穆向  
京爲侍中太尉公錄尚書事京畿大都督兼領軍將軍  
封上黨王樹置腹心在列職舉止所爲皆由其意七月  
詔加榮柱國大將軍時葛榮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刺  
史李神雋閉門自守榮率精騎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  
行東出滏口而與葛榮衆寡非敵葛榮聞之喜見於色  
乃令其衆辦長繩至便縛取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  
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三人爲一處  
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  
馬逼戰刀下如棒密勒軍士馬上各齎袖棒一枚至戰

時慮廢騰逐不聽斬使以棒棒之而已乃分命壯勇  
所當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  
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餘衆悉降榮恐其疑懼乃  
普令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於是羣情喜悅登  
卽四散數十萬衆一朝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  
押領隨便安置咸得其宜獲其渠帥量才授用新附者  
咸安時人服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加榮  
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諸軍事初榮將討葛榮軍次襄  
垣遂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彎弓誓之曰中則禽葛  
榮不中則否旣而竝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後命立碑



於其所號雙兔碑又將戰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  
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已出道武皇帝葛榮乃奉刀  
此人手持授榮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以冀州之長樂  
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遼西燕  
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七郡各萬戶通前滿十萬爲太  
原國邑又加位太師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梁梁立  
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以三齊應顥朝廷以顥孤弱  
永安二年春詔元天穆先平齊地然後征顥顥乘虛徑  
進榮陽武牢竝不守車駕出居河北榮聞之馳傳朝行  
宮於上黨之長子輿駕於是南趣榮爲前驅旬日之間

兵馬大集天穆克平邢杲亦度河以會車駕幸河內榮  
與顥相持於河上無船不得卽度議欲還北更圖後舉  
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竝固執以爲不可屬馬渚諸楊  
云有小船數艘求爲鄉導榮乃令都督尔朱兆等率精  
騎夜濟顥奔車駕度河入居華林園詔加榮天柱大將  
軍增封通前二十萬戶加前後部羽葆鼓吹榮尋還晉  
陽遙制朝廷親戚腹心皆補要職百寮朝廷動靜莫不  
以申至於除授皆須榮許然後得用莊帝雖受制權臣  
而勤政事朝夕省納孜孜不已數自理冤獄親覽辭訟  
又選司多濫與吏部尚書李神儁議正綱紀而榮乃大



相嫌貴曾開補定州曲陽縣令神雋以階縣不奏別更擬人榮大怒卽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茂朝貴見之莫不頽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神雋遂上表遜位榮欲用世隆攝選上亦不違榮曾啟北人爲河內諸州欲爲犄角勢上不卽從天穆入見論事上猶未許天穆曰天柱既有大功爲國宰相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如何啟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天下百官理榮聞大怒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皇后復嫌內妃嬪甚有妬恨

之事帝遣世隆語以大理后曰天子由我家置立今便如此我父本日卽自作今亦復決世隆曰兄止自不爲若本自作臣今亦得封王帝旣外迫強臣內逼皇后恒怏怏不以萬乘爲貴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深討斬之時万俟醜奴蕭寶寅擁衆幽涇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入關討之天光至雍州以衆少未進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禽醜奴寶寅並檻車送闕天光又禽王慶雲万俟道樂關中悉平於是天下大難便盡莊帝



恒不慮外寇唯恐榮爲逆常時諸方未定欲使與之相持及告捷之日乃不甚喜謂尚書令臨淮王彧曰卽今天下便是無賊臨淮見帝色不悅曰臣恐賊平以後方勞聖慮帝畏餘人怪還以他語解之曰其實撫寧荒餘彌成不易榮好射獵不捨寒暑法禁嚴重若一鹿出乃有數人殞命曾有一人見猛獸便走謂曰欲求活邪遂卽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猛獸在窮谷中乃令餘人重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禽得之持此而樂焉列圍而進雖阻險不得迴避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言榮勲業宜調政養人榮便攘肘

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譬奴走禽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能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勲也如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高原令貪汙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荆悉擁生蠻北填六鎮迴軍之際因平汾胡明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萬戶侯如其不降徑度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教如此乃可稱勲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復用也及見四方無事乃遣人奏曰參軍許周勸臣取九



錫臣惡其此言已發遣令去榮時望得殊禮故以意諷朝廷帝實不欲與之因稱其忠榮見帝年長明晤爲衆所歸欲移自近皆使出口每因醉云入將天子拜謁金陵後還復恒朔而侍中朱元龍輒從尚書索太和中遷京故事於是復有移都消息榮乃斃來向京言看皇后免難帝懲河陰之事終恐難保乃與城陽王徽侍中楊侃李或尚書右僕射元羅謀皆勸帝刺殺之唯膠東侯李侃晞濟陰王暉業言榮若來必有備恐不可圖又欲殺其黨與發兵拒之帝疑未定而京師人懷憂懼中書侍郎邢子才之徒已避之東出榮乃遍與朝士書相任

留中書舍人溫子昇以書呈帝帝恒望其不來及見書以榮必來色甚不悅武衛將軍奚毅建義初往來通命帝每期之甚重然以爲榮通親不敢與之言情毅曰若必有變臣寧死陛下難不能事契胡帝曰朕保天柱無異心亦不忘卿忠款三年八月榮將四五千騎發并州向京時人皆言其反復道天子必應圖之九月初榮至京有人告云帝欲圖之榮卽具奏帝曰外人亦言王欲害我豈可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皆不持兵仗帝欲止城陽王曰縱不反亦何可耐况何可保耶又北人語訛語尒朱爲人主上又聞其在北



言我姓人主先是長星出中台埽大角恒州人高榮祖  
頗明天文榮問之曰是何祥也答曰除舊布新象也昔  
長星埽大角秦以之亡榮聞之悅又榮下行臺郎中李  
顯和曾曰天柱至那無九錫安須王自索也亦是天子  
不見機都督郭羅察曰今年真可作禪文何但九錫參  
軍褚光曰人言并州城上有紫氣何慮天柱不應榮下  
人皆陵侮帝左右無所忌憚其事皆上聞奚毅又見求  
聞帝卽下明光殿與語帝又疑其爲榮不告以情及知  
毅亦誠乃召城陽王徽及楊侃李彧告以毅語榮小女  
嫁與帝兄子陳留王小字伽邪榮嘗指之曰我終當得

此女婿力微又云榮慮陛下終爲此患脫有東宮必貪  
立孩幼若皇后不生太子則立陳留以安天下并言榮  
指陳留語狀帝既有圖榮意夜夢手持一刀自害落十  
指節都不覺痛惡之以告城陽王徽及楊侃微解夢曰  
蝮蛇螫手壯士解腕割指節與解腕何異去患乃是吉  
祥聞者皆言善九月十五日天穆到京駕迎之榮與天  
穆並從入西林園讌射榮乃奏曰近來侍官皆不習武  
陛下宜將五百騎出獵因省辭訟先是奚毅言榮因獵  
挾天子移都至是其言相符至十八日召中書舍人溫  
子昇告以殺榮狀并問以殺董卓事子昇具通本上曰



王允若卽赦涼州人必不應至此良乂語子昇曰朕之情理卿所具知死猶須爲況必不死寧與高貴鄉公同日死不與常道鄉公同日生上謂殺榮天穆卽赦其黨便應不動應詔王道習曰介朱世隆司馬子如朱元龍比來偏被委付具知天下虛實謂不宜留城陽王及楊侃曰若世隆不全仲遠天光豈有來理帝亦謂然無復殺意城陽曰榮數征伐腰間有刀或能狠戾傷人臨事願陛下出乃伏侃等十餘人於明光殿東其日榮與天穆竝入坐食未訖起出侃等從東階上殿見榮天穆出至中庭事不果十九日是帝忌日二十日榮忌日二十

一日暫入卽向陳留王家飲酒極醉遂言病動頻日不入上謀頗泄世隆等以告榮榮輕帝不謂能反預帝謀者皆懼二十五日旦榮天穆同入其日大欽革易上在明光殿東序中西面坐榮與天穆竝御牀西北小牀上南坐城陽入始一拜榮見光祿卿魯安等持刀從東戶入卽馳向御坐帝拔千牛刀手斬之時年三十八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啟皆左右去留人名非其腹心悉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可制時又天穆與榮子菩提亦就戮於是內外喜叫聲滿京城旣而大赦榮雖威名大振而舉止輕脫止以馳射爲伎藝每入朝見更無



所爲唯戲上下馬於西林園宴射恒請皇后出觀并召  
王公妃主共在一堂每見天子射中輒自起舞叫將相  
卿士悉皆盤旋乃至妃主婦人亦不免隨之舉袂及酒  
酣耳熱必自匡坐唱虜歌爲樹梨普梨之曲見臨淮王  
或從容閑雅愛尚風素固令爲敕勤儻日暮罷歸便與  
左右連手蹋地唱迴波樂而出性甚嚴暴愠喜無恒弓  
箭刀槩不離於手每有驥嫌卽行恐害左右恒有死憂  
曾飲出獵有人訴之披陳不已發怒卽射殺之曾見沙  
彌重騎一馬榮卽令相觸力窮不復能動遂使傍人以  
頭相擊死而後已節閔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贈假黃

鉞相國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晉王加九錫給九旒  
鑿輅武賁班劍三百人輜輶車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  
事謚曰武又詔百官議榮配饗司直劉季明曰晉王若  
配永安則不能終臣節以此論之無所配世隆作色曰  
卿合配季明曰下官預在議限據理而言不合上心誅  
翦唯命衆爲之危季明自若世隆意不已乃配享孝文  
廟庭菩提位太常卿開府儀同三司侍中特進死時年  
十四節閔帝初加贈司徒謚曰惠菩提弟義羅武衛將  
軍梁郡王尋卒贈司空公義羅弟文殊封平昌郡王孝  
靜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文殊弟文



暢初封昌樂郡公以榮破葛賊之勲進爵爲王其姊魏  
孝莊皇后及韓陵之敗齊神武納之待其家甚厚文暢  
由是拜開府儀同三司肆州刺史家富於財招致賓客  
窮極豪侈與丞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  
房子遠等相狎外示盃酒交而潛謀害齊神武自魏氏  
舊俗以正月十五日夜爲打簇戲能中者卽時賞帛胄  
令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武臨觀謀竊發事捷共奉文  
暢爲任氏家客蒞季孝所告以姊寵止坐文暢一房文  
暢死時年十八弟文略以兄義羅卒無後襲義羅爵梁  
郡王文暢事當從坐靜帝使人往晉陽欲拉殺之神武

特加寬貸奏免之文略聰明雋爽多所通習齊文襄嘗  
令章永與馬上彈琵琶奏十餘曲試使文略寫之遂得  
八文襄戲之曰聰明人多不老壽梁郡其慎之文略對  
曰命之脩短皆在明公文襄愴然曰此不足慮初神武  
遺令恕文略十死恃此益橫多所陵忽齊天保末嘗邀  
平秦武興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各有贈賄諸王共  
假聚寶物以要之文略弊衣而往從奴五十人皆駿馬  
侯服其豪縱不遜如此平秦王有七百里馬文略敵以  
好婢賂取之明日平秦王使人致請文略殺馬及婢以  
二銀器盛婢頭馬肉而遺之平秦王訴之於文宣繫於



京畿獄文略彈琵琶吹橫笛謠詠倦極便臥唱挽歌居  
數月奪防者弓矢以射人曰不然天子不憶我有司奏  
遂伏法文略嘗大遺魏收金請爲父作佳傳收論榮比  
韋彭伊霍蓋由是也

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善騎射趨捷過人數從榮游獵  
至窮巖絕澗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必先之手格猛獸無  
所疑避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  
鹿授兆二箭令取供今食遂構火以待之俄而兆獲其  
一榮欲誇使人責兆不盡取杖之五十榮之入洛兆兼  
前鋒都督孝莊卽位封潁川郡公後從上黨王天穆平

邢杲又與賀拔勝擊斬元顥子冠受禽之進破安豐王  
延明顥乃退走莊帝還宮論功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汾州刺史尔朱榮死兆自汾州據晉陽元曄立授兆  
大將軍進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兆遂輕兵倍  
道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已曰尔朱家欲度河  
用尔作灑波津令爲之縮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  
行人自言知水淺處以草往往表挿而導焉忽失其所  
在兆遂策馬涉度是日暴風彭怒黃塵張天騎叩宮門  
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莊帝  
步由雲龍門外爲兆騎所擊幽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



子汗辱妃嬪縱兵擄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北後於河梁監閱財貨初兆將入洛遣使招齊神武欲與同舉神武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不往恐彼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不可委去騰乃詣兆具申意兆不悅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行必克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堆堆傍地悉耕熟唯有馬藺草株往往猶在吾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之神武曰兆等猖狂舉兵犯順吾勢不可反事亦朱也今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度必退還吾乘山東下

出其不意此徒可一舉而禽俄而兆克京師孝莊幽繫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書報神武神武大驚召騰令馳駟詣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所在當於路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遇帝於中路神武時率騎東轉聞帝已度於是西還仍與兆書具陳禍福不宜害天子受惡名於海內兆怒不納而帝遂遇弒初榮旣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迴師禦之頗爲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神武神武晉州寮屬竝勸不行神武揣其勢迫必無他慮決策赴之兆乃分三



州六鎮之人令神武統領神武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  
出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樂平郡神武與兆還討破斬之  
及節閔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  
大將軍兼錄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  
以是榮所終之官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事世  
襲并州刺史神武之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拒之  
仲遠度律次陽平兆屯廣阿衆號十萬神武廣縱反間  
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  
往喻之兆輕騎二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曠意  
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神遠等有變遂趨出

遣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  
遣仲遠等於是奔退神武乃進擊兆軍大敗兆與仲遠  
度律遂相疑阻久而不和世隆請節閔納兆女爲皇后  
兆乃大喜世隆謀抗神武乃降辭厚禮喻兆赴洛兆與  
天光度律更自信約然後大會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  
其年秋神武自鄴進討之兆遂大掠并州走於秀容神  
武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兆竄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  
於樹神武收葬之兆勇於戰鬥而無將領之能榮雖奇  
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兆弟智彪  
節閔帝封爲安定王與兆俱走神武禽之後死於晉陽



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文成時并安二州刺史始昌侯  
父買珍宣武時武衛將軍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永安  
中爲榮府長史節閔帝潛嘿於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  
來尤有勤款帝旣立介朱兆以已不豫謀大爲忿恚將  
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鷲慰兆兆猶不釋世隆復令彥伯  
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醺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  
子恭黃門郎竇瑗竝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  
臣相持於河內當介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  
事陛下爲今日之忻也子恭曰蒯通有言犬吠非其主  
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爾帝曰源侍中可謂

有射鈎之心也遂令二人極醉而罷後封博陵郡王位  
司徒公于時炎早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表遜位詔  
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餘如故彥伯於兄弟之中差  
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兵屯河橋世隆不  
從及張勸等掩襲世隆彥伯時在禁直長孫承業等啟  
陳神武義功旣振將除介朱節閔令舍人郭崇報彥伯  
知彥伯狼狽出走爲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閭闔門  
外縣首於斛斯椿門樹傳於神武先是洛中謠曰三月  
末四月初楊灰皴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  
樹不須梯至是竝驗子敞



啟字乾羅彥伯之誅啟小隨母養於宮中年十二啟自  
竇走至大街見童兒羣戲啟解所着綺羅金翠服易衣  
而遁追騎至不識啟便執綺衣兒比究問知非會日已  
暮由是免遂入一村見長孫氏媪踞胡牀坐啟再拜求  
哀長孫氏愍之藏於複壁之中購之愈急追且至長孫  
氏資而遣之遂詐爲道士變姓名隱嵩高山路涉經史  
數年間人頗異之嘗獨坐巖石下泫然歎曰吾豈終此  
乎伍子胥獨何人也乃奔長安周文帝見而禮之拜行  
臺郎中靈壽縣伯保定中遷開府儀同三司進爵爲公  
後爲膠州刺史迎長孫氏至其第置于家厚資給之隋

文帝受禪改封邊城郡公黔安蠻叛命啟討平之師旋  
拜金州摠管政號嚴明吏人懼之後以年老乞骸骨賜  
二馬輅車歸河內卒于家子最嗣

仲遠彥伯弟也明帝末年尒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啟謁  
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  
爲奸詐造榮啟表請人爲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鬼  
無行業及孝莊卽位封清河公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  
射三徐大行臺尋進督三徐諸軍事仲遠上言竊見比  
來行臺采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定第斟酌授官今  
求兼置權濟軍要若立第亦爽關京之日任有司裁奪



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尔朱榮死仲遠勒其部衆來向京師節閔立進爵彭城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鎮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鳴騶節閔帝覽啟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事本將軍兗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心如峻壑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沒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己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無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件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強莫比所在竝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解體又加大宰

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爲無禮東南牧守下至人俗比之豺狼特爲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神武尔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神武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貳狼狽遁走中興二年復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尋乃奔梁死於江南

世隆字榮宗仲遠弟也明帝末兼直閣加前將軍尔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榮乃遣入榮舉兵南出世隆遂走會榮



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之立世隆預其  
謀封樂平郡公元顥逼大梁詔爲前將軍都督鎮武牢  
顥旣克滎陽世隆懼而遁還莊帝倉卒北巡及車駕還  
宮除尚書左僕射攝選莊帝之將圖介朱榮每屏人言  
世隆懼變乃爲匿名書自榜其門曰天子與侍中楊侃  
黃門高道穆等爲計欲殺天柱還復自以此書與榮妻  
北鄉郡公主并以呈榮勸其不入榮毀書唾地曰世隆  
無膽誰敢生心世隆又勸其速發榮曰何怱怱皆不見  
從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夜走北次河橋殺武衛  
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及李苗燒絕河梁世隆

乃北遁攻建州克之盡殺人以肆其忿至長子與度律  
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小名盆子聞者皆以爲事類  
赤眉曄以世隆爲尚書令封樂平郡王加大傅行司州  
牧會兆於河陽兆旣平京邑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  
耳目應廣如何今天柱受禍按劍填自詞色甚厲世隆  
遜辭拜謝然後得已而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  
世隆與兄弟密謀慮元曄母干豫朝政伺其母衛氏出  
行遣數十騎如劫賊於京巷殺之公私驚愕莫識所由  
尋縣榜以千萬錢募賊百姓知之莫不喪氣尋又以曄  
踈遠欲推立節閔帝而度律意在南陽王乃曰廣陵不



言何以主天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又畏榮深自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令常使尚書郎宋游道邢昕在其宅聽事東西別座受納訴訟稱命施行旣摠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泆信任羣小隨情與奪又兄弟羣從各擁強兵割剝四海極其貪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豫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節閔特置儀同三司之官位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買珍相國錄尚書事大司馬及齊神武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

強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等敗於韓陵世隆請赦天下節閔不許斛斯椿旣據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承業詣闕奏狀掩執世隆及兄彥伯俱斬之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榷榷忽聞苟上談然有聲一苟子盡倒立世隆甚惡之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就視而世隆寢如故旣覺謂妻曰向夢人斷我頭持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竝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帖家奴告省門亭長云今日且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游觀至晚王還省將車出東掖門始覺車上無褥



請爲記識亭長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跡入者此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驗時都官郎中穆子容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嫌遲遣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嫌牛小繫於關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著白紗高頂帽短小黑色儼從皆裙襦袴褶握板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東閣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奴云入此屋中有板牀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甕米奴拂牀坐兼畫地戲甕中米亦握看之子容與謝遠看之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狀皆符

同具以此對世隆世隆辰然意以爲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時位侍中領御史中尉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世承守輟轅爲顥所禽顥讓而變之莊帝還宮贈司徒世承弟弼字輔伯節閔帝時封河間郡公尋爲青州刺史韓陵之敗欲奔梁數日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宜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從之大集部下弼乃踞胡床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

師

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莊帝初封樂鄉縣伯榮死



與世隆赴晉陽元暉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尔朱兆入洛兆遷晉陽留度律鎮京師節閔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公兼尚書令東北道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與齊神武間之與尔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歛無厭所經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發病及至母責之曰汝荷國恩無狀而反我何忍見他屠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韓陵之敗斛斯椿先據河橋遂西走灑波津爲人執送椿囚之送齊神武斬之都市天光榮從祖兄子也少勇決榮特親愛之常預軍戎謀

孝昌末榮據并肆仍以天光爲都將摠統肆州兵馬明帝崩榮向京師委以後事建義初爲肆州刺史封長安縣公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與元天穆東破邢杲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後并肆不安詔天光兼尚書僕射爲并肆等九州行臺仍行并州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還京師改封廣宗郡公初高平鎮城人赫貴連恩等爲逆共推敕勤酋長胡琛爲主號高平王遙臣沃野鎮賊帥破六韓怛夤琛入據高平城遣其大將万俟醜奴來寇涇州琛後與



莫折念生交通侮慢忸黃遣使人費律如至高平誘斬  
琛爲醜奴所并與蕭寶夤相拒於安定寶夤敗還建義  
元年夏醜奴擊寶夤於靈州禽之遂僭大號時獲西北  
貢師子因稱神獸元年置百官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  
持節都督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  
督侯莫陳悅等討醜奴天光初行唯有軍士千人時東  
雍赤水蜀賊斷路天光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至雍又  
稅人馬合得萬疋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  
天光百下榮復遣軍士二千人赴天光天光令賀拔岳  
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禽其行臺尉遲菩薩醜奴棄岐州

走還安定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破醜奴獲蕭寶夤  
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及賊黨結聚之類竝降唯賊  
行臺万俟道洛不下率衆西依牽屯山據嶮自守榮責  
天光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百詔削爵爲侯天光與岳  
悅等復向牽屯討之道洛戰敗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  
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可圖乃自稱  
皇帝以道洛爲大將軍天光乃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  
城破其東城賊遂併趣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  
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天光恐失賊帥乃遣謂慶雲  
可以早降若未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又謂曰相知須



水今爲小退賊衆安悅無復走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昏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又伏人槍中其夜慶雲道洛果突出至槍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禽獲賊窮乞降而已天光岳悅等議悉阮之死者萬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梁鄯善咸來款順詔復天光前官爵岳聞榮死還涇州以待天光亦下隴與岳圖入洛之策旣而莊帝進天光爵爲廣宗王元暉又以爲隴西王及聞介朱兆已入京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世隆等議廢元暉更舉親賢遣告天光天光與定策立節閔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尚書

令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禽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神武起兵信都內懷憂恐不服他事伊利等但微遣備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時神武軍旣振介朱兆仲遠等並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豈可坐看宗家之滅天光不得已東下與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橋拒之天光不得度西北走被執與度律並還於神武神武送於洛斬於都市介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賞罰自出而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



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

論曰魏自宣武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冲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義權重居官者肆其聚斂乘勢者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羣飛之漸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傾覆之徵於此至矣尔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威屬天下暴虐人神怨憤遂有匡頽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功及夫禽葛榮誅元顥戮邢杲揃韓婁醜奴寶竇咸梟焉市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矣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沉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其所以得罪人神者焉至於末跡凶忍地逼亦已除矣而朝無謀難之宰國乏折衝之將遂使餘孽相糾還成嚴敵隆實指蹤兆爲戎首山河失險莊帝幽崩宗屬分方作威跋扈廢帝立主迴天倒日揃剥黎獻割裂神州刑賞任心征伐自己天下之命懸於數胡喪亂弘多遂至於此豈非天將去之始以共定終於惡稔以至殄滅抑亦魏紆其難齊以驅除矣



北史卷四十八終



